





鮑琦亭集外編第三十六卷

春秋五霸失實論

春秋之五霸其說不一或曰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也或則進吳闔閭而退宋襄或又登越句踐而去秦穆愚皆不以為然秦穆原非中國之霸曾足西戎之牛耳而可以言主盟者雖史記有天子錫命之文而不足信宋襄嘗一主夏盟以困于楚故不終先儒亦嘗言之顧不知楚莊之不足以言霸也莊于中國求如宋襄之一軟而不可得何以名霸蓋楚自成穆以來無日不爭霸而終不得霸直至盟宋會弭兵之後始得專會于申而其霸以成然以靈之無道終不可言霸故追屬之楚莊莊之非霸惟馬駢嘗及之至吳則黃池亦爭盟而國



是以止是亦宋襄之流也越雖嘗主盟然從之者寡。詎  
足語糾合之盛蓋所謂霸者必能使天下望國皆來聽命  
其朝聘之節張其誅討之威號令之明有如葵邱如踐土  
而後足見其禮樂征伐之自出如吳如越草竊苟簡不過  
為霸之閏而已即令執秦宋何足以嗣桓文然則五霸之  
目究將以誰當之曰齊一而晉四也終晉之霸由文襄至  
昭項凡十傳而霸止四君文公重老得國急于求霸竟得  
成功而圍却之役秦始懷貳後遂乘喪滅滑幸襄公真肖  
子克敗秦而繼霸至靈而業以衰成公于却之役幾失霸  
及景公而復振厲之亂復得悼公幾比跡于文故文也襄也  
景也悼也合齊桓而五晉平以後夫霸齊景有志焉而未能也  
是  
以霸統于是而絕世之無識者以有一晉而得五霸之四疑  
于予晉過厚不知論四王者周之文武居二非厚周也楚之  
恃強而好勝莫如靈其時南北既成而申之會要必請于  
晉而行是以知天下之望惟晉是繫也今戶部侍郎臨川  
李公最以予言為然

鏞按景公終不足言霸現于蜀之盟諸望國皆從楚晉  
避楚之衆而不敢與爭是上則有愧文襄下亦不及悼公  
矣



春秋四國強弱論

鄭桓公當周之季已能卜齊晉秦楚四國之大其後卒如其言吾以四國形勢論之晉與秦最上楚次之齊為下自夏以前皆都晉蓋其據太行負中山扼蒲津風氣最完固輔以代北之馬猗氏之鹽有不殆者三焉晉之初封疆宇尚隘其後漸廓直與雍豫相接姜戎又附之故天下莫強焉而由太原下瞰長安纔數百里故嘗足以凌秦然秦人據函谷負三巴扼渭曲稱為陸海其險不下於秦晉是二國者實天下之與區楚之勢萬不足以擬此然而伊洛以南江漢環之亦天塹也進則由申息以通中原退則閉方城而守雞強國弗能驟加亦足豪矣而齊皆無之雖負



泰山環濁河清濟據臨淄而不足以稱地險其以東秦稱之者妄也是以自桓公卒晉強則附晉楚強則附楚而見推於晉者為尤甚靡筭敗後再折于平陰三困於夷儀無不長驅得志齊之報晉者一特乘其柔盈之難不可為武直至晉陽大亂齊始稍挺可以知其弱矣宋之盟晉楚共議釋齊秦齊終朝楚而秦不然甚矣齊之弱也晉楚相爭晉之大得志於楚者城濮也鄢陵也楚之大得志於晉者邲也楚之敗以子玉子反晉之敗以先穀尚非然者莫能相尚然亦皆去其國以闕若直入其境則未聞其能大勝者則險可知也齊則使人入其堂與而陵之矣秦之強足以抗晉而過楚乃不得稱霸於中原則屈于晉也晉之霸也首得秦而伐鄭之後失之向非襄公之再勝則晉幾不霸然雖勝之而秦遂去而之楚晉霸之減色也未嘗不以秦故成公厲公之際累欲收秦而不得而楚雖得秦不道稱與國未嘗能致其朝享豈若齊之朝晉朝楚奉命不暇哉夫晉楚雖世霸而菁華亦竭矣故五霸之降為七雄而秦晚起莫能與爭是命運會之迭為消長也晉不分或尚足以抗秦晉分而秦盛矣則秦之不成伯也亦未必非福雖然此亦第以險論之耳齊於四國為稍弱而桓公之時南服楚而西致秦葵丘之會晉亦聞風而至何其雄也內改廢兵車衰至使晉人脅之欲令南東其畝則亦視乎其人而已矣



秦穆公論

甚矣夫讀秦誓者之疎也。謂穆公是誓以其悔過之誠故錄之。克是心也。霸而幾近於王。嗟乎穆公而果悔乎。執秦晉之隙。始於伐鄭。秦與晉共伐之。而秦背晉而成之。其曲在秦。然晉受大恩於秦。而以此為讐。則曲在晉。秦既成鄭而又襲之。則曲在秦。然秦自襲鄭而晉邀之。則曲在晉。是固皆衰世之事。不足深責。而吾觀當日晉甚巧。秦甚拙。彭衙之役。孟明欲雪隻輪不返之恥。而不意再敗。至使晉人嗤為拜賜。悔過者固當如是乎。既而晉人取汪以報之。孟明不能禦復窮兵以逞。至於焚舟悔過者。如是乎。晉人以為是必死之兵也。何必與角之。而勝無所加於前。而相尋



且不已不勝或損吾軍於是閉關不出聽其小有所  
得可以自蓋而秦人果封殺尸而還不知者竟以為晉之  
屈豈知晉者乎究之王官之役秦何嘗大有加於晉不以  
而晉報之矣再敗而一勝已不為武而况其不成勝也既  
食其悔過之言又不足遂其雪恥之志吾竊為笑之且夫  
孟明庸人耳其與陽處父相語甫離俘馘遽以拜賜為  
辭何其淺也當其為斯語識者已卜其彭衙之辱矣故吾  
以為孟明歸秦之後百里奚蹇叔殆不久死而後得  
以窮兵不然是二人者必將復痛哭而諫之而不至如此  
之悖也抑或秦誓之文蓋即出於二人代作之詞及二人  
者死而侈心又動亦未可知也左氏之見不及此盛稱秦君  
臣而以為霸西戎之舉即由於此多見其誣也然則聖人  
錄之尚書何也曰是非有取而錄之也聖人蓋嘆誓語之  
衰有如秦人之託諸空言而卒不克踐者故存之此為世  
戒不見夫僖詩之錄閔宮即僖公有何攘楚復許之功而  
妄言之聖人之存之亦以示譏非取之也秦自王官之役  
不復東征蓋亦力竭不能復出矣是舉也後世有學之而  
止者慕容重之報魏是也或更有謬悠之說以為聖人逆  
知秦之繼周而存其誓則是律侯之流其亦不待吾言而  
後辨也支



楚莊王論

慈谿黃氏曰諸家多以討賊譽楚愚謂楚初令陳人無動  
將有討於少西氏已乃入陳而縣之是以盜賊之行給而  
取之也討賊者如是乎徵舒弑君公孫寧儀行父致君之  
弑以法則徵舒之罪重以情則二人之罪尤重今殺徵舒  
納二人討賊者如是乎善乎清江張氏之言云二人必誘  
楚以利故楚殺徵舒而縣陳徵申叔時言陳亡矣又曰徵舒  
之弑在宣十年之夏辰陵之盟弑已及年何以不討楚自  
背盟而行無道故郟亦背楚而從晉黃氏之言可謂核矣  
愚初治春秋時蓋嘗見及此顧未敢遽反先儒百口同聲  
之說不知黃氏已言之也然黃氏于楚所以背盟之故尚



未發焉春秋之世嗣君得列於會則不討是雖衰世之法  
要亦霸主之例然也寧儀之奔楚久矣而辰陵之盟帖  
然則未嘗聽其言蓋楚但欲得陳而已無他心也使陳終  
服於楚則少西氏固在所不討然而陳即以是年朝於晉  
斯楚之所以怒也於是假討賊之名以加陳可以使陳無  
動固絕非寧儀之力也其後之復陳也亦不盡以納諫蓋  
是時陳侯固在晉也倘晉挾陳侯以與楚爭則事亦尚未  
可知于是假納諫之名以復陳而陳必不敢抗我而他之  
矣故謂其討賊者固非即謂其納諫者亦未盡也楚之與  
晉爭者陳鄭宋耳辰陵之盟陳鄭俱在未幾俱入於晉故  
陳平而加鄭矣鄭亦有賊耶鄭平而及宋之蕭矣宋亦有  
賊耶是固不待辨而明者聖經但書辰陵之盟於前則其  
後無不了然甚矣夫左氏之昧也又何況于諸家至于靈  
公之葬說者以為前此竟未嘗葬至是楚始葬之雖黃氏  
亦云然則益昧矣靈公雖弑嗣國者固其子也謂見脅於  
逆位而不備禮如齊莊公之葬固有之豈竟有棄而不葬  
者是特楚人假伏羲之名為之改葬而遍告於諸侯耳五  
霸之中惟楚最無可稱僅此入陳之役諸家許之而豈知  
其皆非聖人之意也



叔仲惠伯論

荀息之傳奚齊也阿君命而踐危機故左氏以白圭之玷  
惜之而春秋之書法居然與孔父仇牧同科蓋以王法言  
之是易樹子也以荀息言之則君命也彼枯菀之歌出  
而里克以畏死改節矣則荀息能誓死不可謂非義叔仲  
惠伯更非荀息比也彼其所傳者為世子先君既卒已主  
喪矣襄仲突出而弑之此在未事之先文公未嘗有並嫡  
之失也宣公未聞有奪宗之嫌也彼其母私事襄仲之醜  
文公不知何况惠伯則是惠伯之死足與日月爭光而聖  
人不書焉何與求其說而不得遂有妄詆為匹夫之諒者  
或指為暴虎馮河之勇者前則馬駢後則碩絳一口同詞



有是哉其謬也果爾則將使魯之臣皆如季孫行父叔孫  
得臣奔走以成襄仲之事者及得臣以通權自任與得臣無  
足論矣行父雖稱賢者方且屈於襄仲而為之役則是中  
流一壺僅惠伯耳為此說者徒以長後人臨難苟免之習  
者也當時託孤之重有不死以成事者季友是也是必諒  
其才力足以辦之而後可不然不如死之愈也亦有成事  
而卒害義者里克是也是以亂濟亂不如死之愈也安得  
以惠伯為徒死哉倘責惠伯以不能先事弭奸保其所託  
則亦求備之論要之其死不可謂非也且夫惠伯之死也  
其孥已奔蔡矣已而復叔仲氏豈非宣公亦自愧其暴襄仲  
亦自愧其逆行父輩亦自愧其依違而魯人亦共憐其忠  
而復之乎奈何百世後反有持謬論以非之者哉然則聖  
人之不具于史何歎曰春秋既諱國惡不書子赤之死則  
惠伯之死無從附見此屈於尊者不得已也亦非以舊史  
畏襄仲不書而仍之也

### 華元叔盟論

七雄之時勇夫以氣矜互相尚習俗既成王侯亦降心  
焉然成功者要僅見其一則藺相如其一則毛遂至于  
安陵之唐睢則頗疑附會矣要其原起于華元之叔盟  
然左氏所載夜登子反之序其辭氣仍雍容但終之以子  
反盟與之盟而已日盟則華元之情狀足以脅之可見矣  
此左氏之文所以大雅難及也奈何妄撰曹沫事而史公



度而寔之矣矣

孔子正名論

蘧右並謂雲公之死衛人之公子郢而郢不可乃立輒使  
輒知禮必辭而不獲必逃輒逃郢立則名正矣雖以  
蒯賸可也雖蒯孔子為政豈將廢輒而立郢耶其亦將教  
輒避位而納父耳蒯賸得罪于父蒯于其入也春秋以世  
子稱之非世子而以世子名以其子得立成其為世子也  
若輒避位納父是世子為君也而名亦正矣其後胡侍郎  
謂孔子為政必當告于天子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全子  
曰右丞所以知蒯賸之非世子蓋本非世子而孔子可  
以世子稱之則本為世子而亦可不以世子目之宗儒說  
春秋多如此乃大亂之道也孔子以世子稱蒯賸則其嘗



為靈公所立無疑矣。現左傳累稱為太子，固有明文矣。不特此也。其出亡之後，靈公雖怒而未嘗廢之也。又無疑矣。况現左傳靈公欲立公子郢而郢辭，則靈公有廢蒯聩之意而不果。又有明文矣。世豈有其子得嗣為諸侯而其父遂不必有所受而稱為世子之禮。左丞之說真無稽之談也。惟蒯聩嘗為靈公所立，未嘗為靈公所廢，特以得罪而出亡，則聞喪而奔，赴衛人所不可拒也。蒯聩之歸者名而衛人之拒無名也。蒯而衛人方自以為有名，則以蒯聩得罪于父也。夫蒯聩欲殺南子，其處人倫之間，未盡其道則有之，而其心則可原也。雖以此得罪于父，而當在末減之條者也。况靈公前此嘗立之，而其後又未嘗聲其罪而廢之，則衛人欲追探靈公之意而廢之于義，有所未安也。故蒯聩之歸者名而衛人之拒無名也。况諸侯之子得罪于父，而仍歸者亦不一矣。晉之札也，夷吾奔屈，重耳奔蒲，及矣。齊之太子之死，夷吾兄弟相繼而歸，不聞以得罪于父而晉人拒之也。莊則于蒯聩何尤焉。故孔子之正名也，但正其世子之名而已。既為世子，則衛人所不可拒也。且使蒯聩不得為世子，則衛人何所見而立，輒其立輒也。固以其為世子所出而立之也。天下有世子而不應嗣位者乎。侍郎之說亦未為斟酌盡善之道。孔子為政必不出于此也。

此篇議論尚不如劉原文之暢



莫知論

左傳莫知合諸侯以城成周衛彪侯曰莫知其不歿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左氏之為此言以為周人殺莫知之張本也全子曰有是哉左氏之妄也左氏喜言前知故于莫知之死亦豫為之地步而不自知其背使如其言則是後世人臣當國事將去必當袖手旁觀方有合于明哲保身之旨而天地之崩裂且將不遠雖然吾于莫知則尚別有責焉春秋之末所稱宏覽博物儒者莫知若也故孔子亦嘗從之學樂則其識古今事變必多據左氏言用劉氏晉范氏世為婚姻朝歌之難用人與范氏及趙鞅以為討逐殺知以說夫范中行揖難之由不遁



欲并趙氏范中行之捷朝歌趙氏之捷晉陽其罪惟均然  
至于戰不克而伐公宮既出奔而連齊衛結戎蠻以傾故  
國則其彼獨潰決無君甚矣長弘方將扶周室于垂盡  
射狸首以致諸侯之不庭者則欲使天子得有其諸侯即  
當使諸侯之得有其大夫今不能明大義于天下而反使  
而與焉天下其謂之何稽之往事孫林父之叛衛也而晉  
人成之是晉霸中衰之時栾盈之叛晉也而齊人救之是  
齊靈公極亂之時魚石之叛宋也而楚人成之是楚霸中  
衰之時是皆其國無賢臣遠憲故例行而逆施一至于  
此是以栾盈之亂叔孫穆子救晉次于雍榆春秋予之  
彼與國尚有然者况天下之共主哉且敬王之入周也

啜囁伊洛之間其謹而得克者惟晉是依乃當晉之有  
事而忽連衡其叛臣則其名侮也固宜然吾意長弘之  
賢必無此事或者周室諸臣忌知之才方見用于劉氏  
及晉之討無可委過從而害焉如唐之殺杜讓能以說  
于文固始之流涕致諫而不從者也古今冤抑之事容  
有相類彼其勃鬱煩沍之氣莫可暴白所以血三年而  
化為碧不然而其為周計固一死亦不足辭矣惜  
乎左氏生于哀定之際乃不能為詳考其寔也若據韓  
非子則以為叔向所陷其時叔向之卒久矣韓子之言不  
知有所據也狸首之射太史公嘗笑之故予不復述而但  
就其致死一節論之云



此篇莊經史答問中亦有之較此尤簡括

長江以秋  
三十七日刻

鮑琦亭集外編第三十七卷

亞聖廟配享議上

亞聖廟兩廡配享之位乃宋政和五年所定今鄧縣廟中聖主因之但當時太常諸臣未嘗考覈遂多舛錯亞聖弟子其確然見于七篇中者甚少如咸丘蒙陳臻之徒正義以為有所向于孟子即知為弟子是已在影響之間若其中有大不可信者按陸德明序錄謂高子受詩于子夏稽之毛傳絲衣篇序則其人原以詩學有聲夫子夏去孟子遠高子及遊其門是孟子之前輩也是以稱之高叟邠鄉誤以為弟子正義遂謂其嘗學詩而不通是塞其心之一端以証邠鄉嚮道未堅之語夫山徑茅塞或出于諷刺



之詞未可以定其為及門而古人稱謂最嚴豈有以長老  
之名加之弟子者乎邠鄉以告子為弟子愚觀論性諸章  
岸然獨立門戶必非登堂著錄者至洪生不害則祇曰者  
人而已正義因其同名曰不害也始疑洪生即告子之字  
至尚未敢堅其說大無以字冠于名之上連舉而稱之也  
故正義亦自覺其難通而依違言之乃祀典竟為合併以  
成其謬夫即以洪生之于孟子亦不過偶爾答問乃今直  
以告子當之而豈知兩人皆不可以言弟子乎又一舛也  
益成林之見于晏子以為孔子門人是因鄆書之說邠鄉  
則曰嘗欲學于益子夫欲學則未學也曹交之請假館亦  
欲學者流也正義遂以為弟子不無稽之言耳其言乃儒  
所已及者如以季孫子叔並豫贈祀此出于註疏  
朱子改正以來相傳前代曾程羅亨特沿程未草義烏吳  
棻更補一人蓋勝更也若以孔廟之例言之則政和封爵  
在齊日已不當用宜改洪先賢之稱而去高子以下五人  
補入勝更夫嶧山俎豆世載有司其討論亦不容後者因  
其書所見以質之當世知禮之君子



亞聖廟配享議中

亞聖廟十八弟子配祀之下附以漢楊雄唐韓愈斯蓋出

于孟氏子孫所私祀其始尚別奉他室後遂列之無下明

初去楊雄愚謂漢儒少有知孟子者而雄首為之注則節

取其功而祭之宜亦古礼所有而或其書出于後世之所

因託則又非愚之所能定也

宋史藝文志有四家孟子注楊雄韓愈李翱其一庶時子當考

注疏趙孫兩家皆有表章遺文之功雖其言未盡解要其

人自卓然不背于道其當祀于廡下無可疑者若自東都

以來程曾印章句見後漢書儒林傳高誘有正孟章句見

海部亢有注七卷劉熙有注七卷蔡母遠有注九卷見

隋書經籍志陸善征有注七卷見唐書藝文志李翱有注



從祀但應以世次耳  
先生此論恐亦未敢  
免俗

見崇文目劉軻有翼蓋見白氏長慶集其作音釋者二家  
明丁公著張鑑斯時于絕學有功即其書已不傳未知其  
醇駁如何而要當使附之廟食者也林慎思知尊孟子其  
所見因出王充馮休輩一等况其以殉節著蓋不媿儒林  
者然其謂公孫丑萬章之徒不遠以傳孟子之言而必自  
從而續之孟子之文豈可續哉是又河汾之僭已皮日休  
強云賈同皆嘗等釋孟子而其詳不可得同種放有表孟  
子上下十二篇從之伊洛以前能尊孟子者皆知言仁義  
而距異端者也日休死于吳越唐史之誣不遠信其造祀  
可無嫌况自韓愈而後尊孟子者日休之言最力宋則范  
祖禹孔武仲吳安詩晁稷呂希哲所謂五臣者也其  
石許允成藉輒王令楊時尹焞張九成張栻陳春  
注皆合登附于廟而余允文陸筠則尤有功者也其伊以  
橫渠濂翁三公不當在廡下宜接孔廟典禮于宋正子  
次附以昌黎而三公次之是亦不易之論也



亞聖廟配享議下

今亞聖廟配享先儒有孔道輔詢之孟氏以為亦明初事

其後又有錢唐按道輔知兗州始訪亞聖之墓立祠其旁

故祀之以報其功是則非古所有也配享之禮當取其傳

徑明道者列之而其他不豫焉孔子廟中不闕其祀梅福

也如以道輔之功則所祀者亦未備也魯則荆公素愛孟

子列于科舉元祐受法將去之元祐仁曰孟子之書如春

秋之在六經不可去也遂止是其一言之力亦大矣鬼說

之拾疑孟之緒餘請去孟子于稱述而胡舜陽爭之亦衛

道之最著也推崇孟子之議始于常秩曾孝寬則請加公

爵程振則請增廟祀陸長愈則請正位次席且則請補石



徑王言恭以鄭厚之祗孟而請毀其書吳萊以臣聖莫盛  
于孟子斥史遷之妄而別為之傳并及其弟子倘以道輔  
準之皆當有列于廟者也然如薛陽則有附秦檜之嫌秩  
亦清議所不于從祀之其下手明割之去作孟子節文而  
孫芝上疏力爭祗三吾為佞臣以祗錢廣又前有先而後  
有輝者也然欲登之兩廡究于礼未合無已則自道輔而  
下至孫芝奉之別室庶于礼為稍安至栗主書道輔為司  
空按本傳道輔官中丞以爭程琳事出知鄆州道卒仁宗  
特贈侍郎司空之官亦不知誰所加此近日祝史之謬所  
當亟為改正者也

甚深得聖賢之意而向獻王言必合道大雅不羣  
都則董子所尊韓嬰雖董子不能唯孔安國則克傳其家  
學惟費直江公后蒼之言行可紀耳此十三人為一輩  
蓋漢二百年經學所以盛者諸公之力也若集諸徑之大  
成而其人精忠有大節為一代儒林之至振者則惟劉向  
斯味其必當從祀者則元禮臣不知精審而妄以戴聖何  
休奪席不亦謬乎愚嘗謂前漢儒林盛于東漢而其人亦  
多卓犖可傳東京自賈逵鄭康成盧植而外無足取者夫  
前茅之功過于後勁而况後之本不如前也世有君子倘  
以予言為不謬矣



前漢經師從祀議

開元二十三賢從祀之舉昔人議之者多矣是後更進迭出愚者不盡以為當也夫謂當秦人絕學之後不可無以報稱儒守經之功雖其人生平或無可考而要當引而進之此其說良是也然此為草昧初用言之蓋在高惠之間皆故博士授弟子者當斯之時遺經之不絕如錢椎輪以為大輅之始其從祀宜也自~~且~~而降經師稍~~而~~接踵以出如宗法所云別子夫有為之前者証可無為之後者特當于其名家之中擇其言行之不礙于道者而從祀焉此~~亦~~授受淵源言之文景武之間者是也以後則經術大昌誠不但以師傅門戶為足有功于聖門必有躬行經術以

承學統而後許之宣元以後是也吾子三輩人物之中合  
而計之得十有餘人焉易則田何書則伏勝詩則浮邱伯  
毛亨春秋左氏則張蒼禮則高堂望此六人者為一輩其  
時書則古文未出詩則齊韓未名家春秋則公穀未名家  
禮則周禮禮記未出也田何之大宗為丁寬其別出為費  
直而書則孔安國出而補伏勝之闕浮邱伯之大宗為申  
培毛亨之大宗為毛萇而轅固以齊韓嬰以韓張蒼之大  
宗為賈誼而胡毋子都董仲舒以公羊江公以穀梁高堂  
生之大宗為后蒼而河間獻王以周禮蓋經于是乎備矣  
丁寬以儒生而有將材誠非墨守章句者賈生明禮樂言  
王道當文帝時以一儒獨起尤為有功申轅正論

唐經師後祀議

唐之經學可謂衰矣初年尚有河汾教育之餘風能以經  
術立言自後詩賦日盛而經學之衰日復一日稍有諳明  
其際者不能以中流之一壺挽末俗然使至此數人則經  
學將遂成為啞鐘亦不可不稍存其學也今世祀祀惟孔  
顏達也賈穎達平生大節有非吾門能以其正義之作用功  
頗勤而不之黜顧何足以蓋一代之經師同時如陸德明其  
功畧相等而尤以大節著至三百年中有力為通五經之學者  
陸氏而外曰褚先生量曰馬懷素曰王元感曰元行中專門  
名家之學三禮則魏文貞公徵其後有成伯璵易則李鼎祚  
蔡廣成春秋則啖助趙匡詩則施士丐斯數人者尤能守先



聖之緒言以傳之後雖其言未必皆醇乎其醇而繼往開來  
在程苑中正不可少其人則文貞不可尚矣褚氏馬氏王氏  
元氏皆名臣而施氏見稱于韓子成氏李氏蔡氏啖氏趙氏  
其書尚存多為後學所來則亦不可泯其勞矣韓子同時  
李習之其復性一書開濂洛之先聲何遽出原道之下祀  
韓而黜李未為平允也後之論者目不見諸家之書專事  
耳食以草昧之功姑推漢儒以闡明之功獨歸宋儒而唐  
人能于諸詩賦之外從事六籍自以其學鳴者者在自節無  
訛之列誰復能進而進之從祀者愚故記其所見以俟後  
之君子論定焉

尊程閣祀典議

自程師二十二人之從祀進退不一而儒者各持其論有  
為責格之辭者以為必有得于聖人之道則不得為聖人  
之徒今言牆數仞之中而僅以章句之流豫其間非所以  
尊道統也者為忠厚之辭者以為當垂意道微之日遺經  
不絕如綫而有能競之呵護以待後之學者雖其人不足  
可議而祀不容廢也是二說者皆是也而未尽蓋傳經之  
功因大而自商瞿子木以來夫豈二十二人所能盡也今  
貞觀之所舉則因已偏而不咸若極其列之先賢之下則  
又夫人而知其不可也是原不能不合於人之生年定之  
矣乃即以二十二人核之而其生平已多不能者豈于聖



人所以有退祀之于其鄉者有竟黜其祀者雖茲彼其抱  
幾字缺之勞似未合竟屏之里社之間既其并或想其去  
之也愚嘗折衷于兩家之平以為今天下皆有先聖廟  
旁皆有尊經閣登斯閣者以敬學尊師之意修遠報本  
之文則諸君子相豆之地于斯必合蓋以尊經而遂及傳  
徑之祀則凡當年之得載于箋疏得見于儒林者無不可  
也不特春秋之邠夾詩之齊魯韓以暨北宮司馬仲梁諸  
子母所當豫即以其人或未醇甚至若張禹晏劄炫邢昺  
者皆可存也何也節取其功而錄之固不可與坐聖人之  
廡下者同年而語則稍恕焉而非隘夫如是將徑師之允  
升者無所遺憾而兩家之聚訟可息若其學行粹  
仲舒郭立之禮應沒祀者則因兩列之而無嫌也  
之祭禮豈不有祀是舉也當各以其鄉先正之有功于經  
學者而之即以吾鄉而言唐以前未有師宋宣和以後陳  
文公程學始著而于是王茂剛以易曹粹中以詩高枏  
崇高先之以春秋郭剛中以周禮迨至慈湖廣平兩先生  
而四明之經學始深寧東菴兩先生而四明之經學始大  
備其餘專門之學如南塘積善遺書至今流傳皆由鄉百  
世不祀者也彼秦漢以來徑師遠矣尋墜緒之荒作第  
子之於式取而配之斯先王之禮意而非予一人之私言  
也予持此論也已久會吾鄉學宮新落持節觀察西涼孫  
公今好祀者也因語及之謂是固天下可通行之祀而不



妨高舉之于一方孫公欣然許焉而予為議以上之

章文懿公從祀議

金華之學唱于呂成公忠公兄弟之學之躬行角立張朱而又兼以中原文獻之傳則為史學東萊嘗應詞科則為文章之學艮齋止齋設齋同心也又參以經制之學及門弟子固多賢者然漸趨于王者之學而躬行少減回先生之而中振之躬行者醇矣白雲所造稍淺及門之士如潛齋華川仲子又安而為文章之學而躬行益踈天順成仁之何楓山先生出而中振之先生學以躬行為至涵養深重居常龐朴和厚不知其胸中之海涵地負臨出節而不可奪也昔儒謂先生之功業雖不如司馬溫公

其人則極似之蓋先生唯其龐朴所以海涵地負而不可奪而非文章家致飾于外者之所能也先生嘗言所入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源與天地之神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謂之人又言心大則萬物皆通心小則萬理皆晰至哉言乎先生與白沙講學白沙謂今人陷溺于名利汚濁之中先令看浴沂風雩章以洗其心先生曰每日浴沂風雩祇恐流入者在此也白沙之說未始非救時之教而先生之箴之者則逆知後來之流弊矣謂白沙似康節而先生則凍冰橫渠也路入先生之地步教之白沙為平正而毫無先生教政而歸所入福田不豈以供其半出入後步及其及內唐高書龍潘侍郎希魯曾姓尚



書章極皆徒步極傳先生之家學其歸家有羸俸先生即  
為不樂而極亦有自慙危公于度衣垢履道為延簡所答  
先生不以為忤嗚呼此三代以上人也是泐中學校自方丈  
正公汝當接以先生而後可及陽明

祀先蚕議

雍正十有三年春河東提督侍郎王公以先蚕之祀上請  
事下祠部祠部即多以其神質之臨川先生先生曰子曷  
言亦作祀先蚕議鄭康成謂天駟乃房星而蚕為純精每  
逢七月之月必浴其禮故蚕與馬同氣諸家之以天駟為  
先蚕者本此愚以為天駟者列宿也是但可言上天司  
蚕之神而不可以言先蚕蓋先蚕當與先農先炊一例皆  
主始為其事之人而言今以天駟當之是以天神而充人  
鬼也古之祭神必有配社為五土之神而句龍配稷為五  
穀之神而棄配皆以天神臨之人鬼實陪位焉說見于水旱  
遷社稷論  
先農先蚕乃中祀則不復溯天神而但于人鬼致其報本



之意是礼之差也漢官儀云漢之先蚕有二一曰苑窳婦  
人一曰禹氏公主此乃秦漢以來荆越諸巫之說若神儒  
者所不道北齊始祀軒轅蓋出自淮南王蚕經比周則祀  
軒轅之妃西陵即帝之世紀所云累祖者愚以為三家之  
中累祖近之古人祀天駟者多用燔柴之神考周禮祭事  
必于此郊則必無以陰祀而用燎壇者是可以知古之先  
蚕之非天駟也唐月令用天駟而開元禮復去之宋熙寧  
中仍用天駟而元豐詳定復去之然其時多以天駟但當  
為馬祖而不得為先蚕是工不能天駟既主蚕事則咸靈  
之陟降也必以馬祖限之也元武司冬而物重龜故之  
靈則天駟在房而能兼蚕馬之氣不尚謂原成云云非  
也特欲以之當先蚕之祖則誤耳今按沂東楷  
通行之于直省則其在京師亦可按唐宗以為所司致祭  
之礼在直省者令封疆之臣主之其將用季春其日用已  
其祭用黑用瘞埋其方則古人亦或有用東者以桑柘所  
生之時也或有用西者以其籍田对其方也然宜依周人  
用其壇坎廣輪為厚之制一以先農壇為準載入祀典  
行之可也蚕事盛于江南渡淮而北山桑始多然愚讀唐  
史則維漢南天未當時亦嘗有紡績之利而後人如書廢  
之是休女紅而習惰遊廢天地自然之利而不舉實可惜  
也斯礼典廢五畝之墻下皆無隙地而震桑之盛于此均  
矣謹議



請修舉兩制故事議

漢宋方制之官最備而又請知制誥之任以統之則兩制之官依舊而知制誥無專官大率以次輔一人董其事有詔勅則次輔擇詞臣撰之典至重矣然詞臣既換不及責詞則較之前代為率異國朝例準明例獨次輔于制誥不繼緣五季之取司凡文武臣寮但視其品不問其官循例填寫而已尤可笑者前後母受封贈而勅而其一詞賦之法世飲闕之羞也徧得之至混渚為簡若此其所以示之官之體其不敬莫大乎此因者唐吏部待告身必先令其本人稱朱膠後軸錢喪亂以及貧在多有受勅牒不取告身以宗天咸元年吏部侍郎劉岳上言告身

制成之詞豈不使文人和不之教于豈始俱賜以尊尚有於者況承平極盛之世乎况天子用人亦豈能必其尽當如唐宗有封還詞頭去位者有以責詞反用廢語中會及襄陽秋而立位者此于詞命之中聞言駭焉或天子是之未嘗不成轉圜之美即以此去位亦未嘗不在此清儼于後世也明世則未有此多愚以為宜亟當復唐宗乃明之舊或以國學或以院長月之必者其家世切其人而予以勸懲之語庶乎五言所降其凜天咫而不欺蒞蘆依樣之羞且仍加寬大之風如有不諳衆論許其封還即降責者如前此果有功可錄許其叙入斯知在天子于臺省之外增益見崗在詞臣真可以文章報國而不徒為乞



蓋之奉行而于史冊後見古人一種代言之文此其不可  
不亟行者也

右科取士規制議

右科之制始於唐其制科中則有所謂軍謀深遠武藝絕  
倫者而又別有貢舉一科宋之制科則武事且居其三而  
天聖中亦仍添設貢舉拱宗會要凡應是科者實有軍謀  
武藝許諸兵部投牒先投策論三卷每卷三道召人保委  
主考官先詳其所業視人材駭行止先試步射一石弓力  
馬射七斗弓力再問策第一道合格即引見台試聖政記  
曰以策論定去留以弓馬定高下會要皇祐中又分其等  
為三學識深遠對策優絕上也策對優長騎射兼有次也  
藝利拋射剋傑魁俊次也然予考司馬溫公熙寧三年知  
舉謂奉勅考試法當先試弓馬若合格始試策畧左弓馬

以選士卒之法非所以求將帥不韋而不能挽強馳突則  
終有策畧將帥之才不得豫試恐非朝廷建學之意乞如  
舊制而上卒如中書所請則熙寧之受法致出於荆公耶  
其時許不能答策者以兵書墨義判之以為不可而罷去  
墨義之罷是也其先弓馬而後策論非也再者長編則熙  
寧一序終從溫公之說去以策論定去而弓馬定上  
下則其上也必策論而弓馬兼此其中可以得有用之才  
於且富文忠公憂素弊云不屑蓋以重文輕武之弊久而  
難返也况重弓馬于策論則即材官健步取之有條而謂  
忠士肯就乎且即合策論弓馬以取士猶虞其詐藉文公  
謂以弓馬取者固不過布井挽強引重之難材而

者亦皆記錄章句而已其用之學故士有既不濟

貢士之安使兩制各舉所聞有司試其可者天子親策之  
叙畧之外便于弓馬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  
守邊其說亦極求材之苦心而欲為國家得實效者矣然  
愚理策論之制原不存以故事命題上誠使試士在於慎  
于策策其政尚如綜羅經史自周禮之軍政春秋左傳列  
國用兵之事司馬法內政之遠以及漢唐以後之軍制  
軍官軍器一切邊防海防屯田衛卒樓船將士京師禁兵  
藩國武備耳則雜舉列代兵謀兵機不拘忌諱率以一策  
中雜舉數十條而詳問之務期以穿穴其異同得失之故  
而不許以敷陳之語庶故事則恐非近日右科之士所能



應矣弓馬固期于強力而亦立為規則畧有取于古人志  
正體直之遺意使知文強力固在所重而士人之強力不  
同于平伍之養厲則恐亦非近日右科之士所能應矣如此  
而不得人在未之尚也唐郭忠武之出右科宋馬援亦出  
右科皆為千古名臣而明之萬壽廟繼光俞大猷陳第則  
且以右科而講學而窮經而卒之該人皆為名將其此著  
書已為有明兵家之著蔡則今之重弓馬而輕策論不亦  
失也

請復服內生子律議

唐宗以來俱嚴服內生子之禁明太祖著孝慈錄詆為不  
近人情遂制其律太祖因疑一妃令其子為三年喪竟舉  
古制牽連廢棄可為陷人不孝在矣人子居喪之制既謂  
衰燕者特其文耳惟有實以維之而後文有以寄後世天  
性澆薄涼罔之神如飲酒食肉皆形迹既易掩即不可向  
至于舉子一事則以令甲之威為之防範蓋禮之所窮刑  
以輔之此正一錢之遺人道此以不絕也并去之則其離  
禽獸者幾希且以禮而言則一切飲酒食肉猶或可以少  
寬而獨嚴于御內者相城方陶學嘗謂家庭樞密之間對  
梁肉而凍然念其所生斯在帶人亦或者之若御內而不

忘哀未之有也是以雜記聖室之內非時見乎母也不入  
河祗則三年之中為非有哭奠之事不得與婦相見也矣  
其但言聖室其蓋舉遠以概近而湖學以聖人忍以不  
肖待人當夫枕塊寢苫豈有漫妄人心一至此者迨至小  
祥之後日月漸邁而不得不皇然慮之矣好其言尤且  
以然當世而使之汗下也明祖當時左右重臣如劉文成公  
宋公憲公俱一代碩儒乃不能引古直以力爭反為之依  
阿其纂用相傳會故吾鄉萬安士斯同以為長君之惡夜  
氣俱之蓋亦有激而言非過論矣在昔宋文帝以居廬中  
生遂幼諱而不宣即位三年而後舉之說者以為異日商  
臣之酷本于湯武此雖其言未必果能然孝子之沒必

有孝子則反是也愚固無是垢也又讀明晉書自國國  
史唯疑言世廟時太子于康妃服中生子世廟向諸輔  
曰禮法得無有言或按孝慈錄言其言害則是以天子之  
尊就知不可而嫌之豈若今世以為習有之事恬然無  
忌是直去律之害中于人其深也近見邸抄載晉拉石公  
糾屬將從欲忘親一案已奉

嚴旨訊治矣以四百年來內外彈事之說未見而一旦舉  
而行之是可見  
天子孝治之隆能出天下于耳聾目瞶之餘而封疆失吏  
以政以範其不在不可謂礼朝陽之風也然愚尚恐窮鄉  
僻社之民未能周知不若復取舊律詔之天下按舊律在



服內生子者並舍免所居之一官其定官者徒一年若未  
喪自首亦原其必自首而後原之則稍知自好者將有改  
恥而不敢犯是真厚風俗之先務也昭太祖以為如舊律  
恐人民生理之罷是殆與喪亂之世禁寡婦之不嫁相同  
曾謂開國之君竟出此言

請考正承重服制議

喪服小記祖父卒而后為祖母後者三年鄭康成曰祖父  
在則其服如父在為母也古人于父母之服概稱三年之  
喪而父在祇為母杖期非敢獨薄于母蓋以孝父之故以  
喪者母者不過于期使子之服不除恐傷厥考之心故服  
從父而心喪仍以三年惟父亦達子之志必三年而後要  
整則子之不教申其喪者即父之不忍遂其要固以禮意  
之精原可垂之百世而不惑也歷朝改制以來禮從其厚  
已成不易之條而適孫承重猶能喪服小記所云其于畫  
一之方未合說者以為孝慈錄之作原別有為非直者見  
禮之當茲故當時議禮諸臣亦不復推廣而講明之其信

然其則是後人之不當釐定也至若康熙三十七年吏部  
議得陝西藍田縣知縣鄧士英祖母馬氏病故以其祖父  
在不許丁艰則竊更有疑者友居三年之喪之與去官是  
兩事也既為父之嫡則即合厭于祖在不為三年之喪而  
不可以不去官彼且為沒者祖之嫡而為祖母其與父在  
而及母同也古人父在為母亦期耳其亦可以不去官乎  
彼漢晉人于旁親期功之赴猶能駁奔甚至友生且行其  
神

本朝亦許臣下于奉生父母繼母隨嫁母俱得給假治喪  
奈何以死後之祖母而反不然哉社愚嘗考朱子有曰祖  
在父亡祖母死亦承重詳玩朱子之言則似亦因當日之

不承重而特考而言之也然則因不為三年之喪而遂誤  
認以為不承重而廢去官之礼者其失蓋自宋已甚不始  
于近世也楊次公志評事劉輝墓稱其喪祖世時雖有諸  
叔援古道以嫡孫解官承重以為萬厚而李敦子以祖母  
之喪援劉輝事為請許之范甯子以為哭然當時及有咎  
服者蓋亦寡矣臣子奪情不得持服是必有不得已之故  
今假口于祖在不為三年之喪而竟晏然居官是自奪其  
情也夫以古人著禮之意而言不惟其文惟其實即今為  
三年之喪而實不至亦何當于礼然以國家一定之制而  
言則似不容有參錯者愚故以為直當改定舊礼不同祖



父在啓皆行三年之喪是在前儒俞汝言已嘗論之非是  
一人之私言也

重修蛟潭池議

蛟池與鰲池本二或以蛟池即鰲池其說見至正志予考  
蛟池址在攸飛祠中鰲池址在報德觀中則合之者其說  
無稽寶慶志云城中既有雙湖又鑿此池儲水備旱而自  
元時已為民居所湮迄今未有問之者嗚呼古人建置之  
精希乎造化蓋鄴惟西南之長壽望京二門受它山大雷  
之水而已而江流不与河通故其東面之阻江者鄴江門  
有氣喉舌雪橋門有食喉舌朱渡門有水喉舌水喉氣喉  
皆外通江湖內渾湖水食喉不納激而專放水則江河之  
一氣一吐其脈不隔而城中之流亦宣導和暢往而獨遠  
于此以其方位之為窮陰也故江漸既不引之入城取湖

水之至此者必甚微乃又不能不資于水利于是為此二  
池以滿之是古人之深心也說者不知妄謂昔有蛟蜃來  
此為患因以池鎮之則妄矣二池之址本甚巨今并祠觀  
亦湫澁而池無端矣苟必費心以謀鄞城中之水利則東  
渡之喉誠為要務而二池又豈可緩哉

重浚鄞一唯水道議

四明洞天東七十峯之水趨于它山其支流會於極源引  
流入城瀕為西南雙湖雙湖之外支流甚多皆湖之所釀  
也際旱泄潦旁通市河內有水喉食喉氣喉之間以洩于  
江禁民居屋之塞喉道者王元恭修至正志力戒後人導必時  
隄防必謹啟閉必如或一邦之大利也予考水喉南在東  
渡城牆門下宋之都稅務前也以板為閘潮長則與板平  
市河之水充溢則啓閘以洩之江食喉閘在東渡門牆下  
宋之市船務前也止用洩水却不通潮氣喉閘在獅子橋  
東去鄞江門牆下吾鄉城中之水皆自山竅而其洩則並  
入于江蓋當王長官未作堰以前江流本直抵湖上既有



堰則旱必蓄澇必洩必使仍与江通而後節官得其宜故  
城南之水有行者積漬烏金三堰以通江而守人工增風  
壩一堰城西之水則有保豐石塘三堰以通江城中不能  
容礮而為喉以達之其所謂係誠不淺也况漢湖之淤在  
底其水既從西南二門而入不能至漢西南二門而出久  
在湖中則水性滯而不暢故出滯宣出皆於喉是賴於三  
喉特穴城為道積久易淤而居人見湖流甚湍以為確是  
是惟湖水亦自不竭無所事于江流之吐納故自宋時已  
累廢賴賢有司以修治之四百年以來鄴之河渠築草率  
不講而三喉竟泯焉僅存水喉者有遺跡存紳學士亦不  
知其為水利之舊也悲夫蛟門李君世為然于刑法家言  
嘗與予遊城中因是城之水道何不馴其性之患也予叩  
之則曰西景寺東宜有水道入江而竟無之車橋之下宜  
有水道入江而亦無之予嘆曰車橋古食喉也五臺寺東  
者氣喉也舊有之而今廢耳陟茲乃曉然嗟乎西湖之水  
本若南湖之水本赤今以三喉不通碧為積苦所穢赤者  
遂為黃流則夫居民之壅閉而不遂其生也宜矣然其址  
維廢而城下故道尚存可一舉而復也爰為議以待之

魏吉州曰許家橋東有地名童家廟其北有古溝勢與港

接今為沙塞而汗漑尚在者老以為古之小谿是也直通

建興舊嘗開浚以引它山之水或謂可以再浚吉州名峴

僑居著它山水利吾由吉州之言推之乃知周大悲禊之

重浚古小谿議

魏吉州曰許家橋東有地名童家廟其北有古溝勢與港

接今為沙塞而汗漑尚在者老以為古之小谿是也直通

建興舊嘗開浚以引它山之水或謂可以再浚吉州名峴

僑居著它山水利吾由吉州之言推之乃知周大悲禊之

置置資大雷山之水故也吾鄉之田城南資它山之水城西

惟小谿由錫山下西行与大雷山之水會當廣德湖之存

也大雷山之水有所當建興之橋谿流与否不甚足輕重

然犹且為周大悲禊以引之以防湖後之水之不給今湖

既廢為田大雷山之水核穿回出或由仲夏或由戚浦或



由鏡川或由株社南向而會它山之水以入江而廣湖之  
徒乃謂它山之水且救湖田之旱固屬謬說然使建舉不  
與小竅絕則它山之水尚有十一之而下者而盛修因大  
悲碑以臨之維未必遍及城西諸鄉要不為其補也乃湖  
固塞而難入淤則絕望矣吾因是嘆古人之於水利者備  
至患而後世之人憤也夫大雷山之水本不敵它山之盛  
而又為四道故洩則是難之西行所關非淺也嘗謂啟蓄  
大雷山之水必于仲夏或浦鏡川株社為四堰以阻其南  
詳見前而欲引它山之水必設古小竅使道建嶼以導其  
議中西則庶乎補救之良策也

改高橋張俊廟議

高橋之捷為南渡十三戰功之首立為四捷之首而飽  
掠遽去使其君有鉅額之行其民被戾尚可言功乎故自  
明以來皆言張俊之廟者毀因也但其時之有功吾鄉而  
應祀者則正不少予謂嘗改張俊之廟以祀之謹議如左  
張俊自越州至也宿衛書登舟後欲危行就上乞舟上  
賜手書勉以捍寇成功當于王爵蓋俊之意本在走而上  
欲其函後猶狐疑有隱士劉相如不知何許人也故大俠  
以忠義力勸之且為畫軍後揭榜通衢下令迎敵于是有  
高橋之捷深寧先生以為相如之功不在三老輩云之下  
其後俊之不終而去矣豈相如之意殆必力爭之而不能



得如遂隱影不復見當祀劉隱君第一初術喜長航海欲  
作孔宰相只顧法或為所害使其弟裂則考鄉先受其禍  
其危遂定祀者皆年統制兄弟也當祀年統制在宗亦宗  
第二金人分軍祀奉化李侂之部任我皆奉化之義俠  
也集鄉兵一千餘人于象口三戰金人不能入而退于是  
奉化雖完軍費至萬餘緡皆伯任之事字口不言功至蔡  
文懿云初學始得其事于伯孫元白上言于朝贈之人官  
道修武郎宜祀李董任三公第三癸卯之戰楊沂中趙密  
田師中李質皆有功已不皆隨後去是日力闖而死者裨  
將黨用此橫也當祀黨印只將軍第四張俊既走金人直  
下定海將犯國御舟相隔僅一宿再投飲海故張公裕  
擊破之于崎頭金人始返使去公裕當其鋒益重國恥而  
事且有不可知是尤功之大者當祀張提領第五慈惠令  
叔豹不受命方集鄉兵擊賊金人思以降人蔣安義為知  
州而去叔豹引軍入州救殺安義盡戮金人之居開元寺  
者與義本剋人霸貫明州咸進士降金盡籍明之大戶以  
獻遂致屠城叔豹之殺之最為心氣當祀林令君第六車  
駕還明張刺史汝舟應奉簡條稅院而已及行以汝舟為  
中書門下省掾若官公事官先是台守鬼汝為儲特豐備  
大擾民上特遷汝舟一官褒其簡廉以媿汝為嗚呼劉洪  
道及何如卦當祀張刺史第七此數出者其可謂有功矣  
而不祀乃祀張俊非所謂蒼黃舛謬也與他如李顯忠鄭



世忠潘迪杜愷張鱗相傳皆以扈從死者其有廟也維非  
張俊汝徒數出反不得祀非吾鄉之廟也請質之鄉論以  
為何如

鮑琦亭集外編第三十八卷

毛詩初列學官考

予友杭董浦嘗問予曰毛詩據前漢儒林傳則平帝時嘗  
置博士而後漢無有其後以何時復置予未有以定也後董  
浦以所著石經考異相質且索予向來文字有及石經者以  
助証予取十餘條示之其中有辨漢魏刊石者謂中郎寫  
經未及詩而止隋書五代史志有一字石經魯詩毛詩二卷當  
係黃初間邯鄲淳所補因語董浦曰是即毛詩列學官之年  
也何以知之攷漢肅宗于十四博士之外又詔高才生受  
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傳雖不遽列之學然皆擢高第  
為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佚博存衆家則是時習毛



詩者尚少也其後謝曼卿衛宏鄭眾賈逵馬融相繼而出  
康成箋之而毛學盛行矣毛詩雖盛而終漢世未列于  
學則固不得豫于刊石之數也今鄭氏所補石經之目有毛  
詩則是時已列于學矣即如中郎所寫春秋止公羊以左  
穀二家未立也公羊無正經故中郎又取左傳中經文寫  
以補之唐志所稱左傳經者也然專取經而不及傳則以  
是時左氏尚未立也觀于左傳則毛詩之立又無疑矣且  
漢時雖齊魯韓三詩並行史稱惟魯最為近之故中郎待  
石一為魯詩一為毛詩而附齊韓之說于魯詩下則正以  
毛詩之新立也董浦曰是則然矣然陳壽魏紀黃初五年  
穀梁置博士之書之豈有毛詩列于學官而獨不書隋志  
所書焉知非裴頠所立曰陳壽之書甚簡固不能備多脫  
茲若裴頠所書亭林以為雖有若舉而實則未就且齊詩  
止于魏魯詩止于西晉則裴頠所立必無二家今魯毛二  
經並立魯詩之下又附齊說不謂之魏之不可也石經立  
于魏則其列學官亦在魏矣况裴頠所經並居傳則亦莫  
知其為何體也董浦曰然則曷書之作毛詩初列學官致



周禮正歲正月考

周官有正月有正歲鄭康成以正月為周之子月正歲為  
夏之寅月諸儒多宗其說然周官亦篇如冬日至夏至  
之類無一非夏正而獨履端一月忽用天統恐不至如是  
之參錯若既以子為正月勢必以午為七月而曰冬日至  
夏至至天下有冬正月夏七月者乎故便魏崔山程叔時  
輩引以証其改歲不改月之說而新莽汪氏輩雖力為鄭  
氏功臣卒不可得而申以某覲之周禮正月者指夏正而  
言此正不足以為三代改歲不改月之據也周禮雖或係  
周官草創之書然其存於今者不能無後人所凌雜故其  
說容有相乘其試觀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若正歲



是寅月則天下無叙寅月于丑月之上者是以葉培怨王  
平仲不依己而曰正歲十有二月在猶云夏正十有二  
月是振曲和鄭氏正月為周正之說也然則漢儒因改安  
改月之說而堅指周禮為周正者不知周禮之用夏正與  
改歲改月之制亦並存而不相牴也宋儒因周禮之用夏  
正而遂附會為改年始而不改時月之說者不知周禮之  
書不且與考文子之書爭是非也且諸經之雜言正三者  
何止周禮豈風七月之詩專言夏正者也然而第五章之  
十月改歲與首章以二之日為卒業者雜出而不自知  
此不得謂周以子寅兩正並行也月令十二篇專言夏正  
者然而孟冬長祈來年于天宗非周正乎季秋之頒來歲  
朔日則又秦建亥之權輿也此注疏說近儒或疑是時秦  
尚未并天下安得預用亥正  
故有先期預頒之說然此亦不確此不得謂秦以亥子寅三正並行也蓋  
一出於周詩諛誦云文一出于諸儒雜成云乎故有不可  
與時王三制盡合如此者又何煩後世陋儒之周章聚訟  
為也



古車乗考

古者兵車之制于經無考其見之司馬法在者云井十為  
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百井三百  
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二千井三千家  
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萬井三萬家革  
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率十家出一人之役百家出十  
人之役是以馬季長曰千乘之國與地千成因引司馬法  
公侯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為禮鄭康成則引周禮不  
五百里侯の百里為禮然當時又別有一司馬法有云四  
井為邑四邑為丘の丘為甸四甸為縣甸凡六十の井出長  
穀一乘我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



杜元凱引以注左傳解之者曰成云十里即是甸之八里以甸八里列有治溝洫之方各受一井得二里不出車賦賦仍是十里更有謂成出一乘是畿內法甸出一乘是邦國法法據云依回遷就思作兩家調人但皆大不合大抵封建云制據當以孟子為定即周禮亦不足信况司馬法以開方之法計云百里者萬井也成出一乘則百乘耳甸出一乘則一百五十六乘是不及不于百里外加湊補也况一井八家則一通八十家一成八百家一終八千家一同八萬家此易曉耳何以減為三十三百三千三萬乎徧穆包氏作十井一乘何卻以曰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公侯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方姓支鄭漁仲並宗

之即朱百亦以其說較勝於而邦畿千里開方百萬十井而以一乘當盈十萬何以祇萬乘也况國地不盡井地不盡賦宮室城郭山林陂澤園囿溝涂三分去一其祇任役不征稅者三分又一案所得盈實也唐仲友乃為別解以地四同有半為方二百一十一里一同為三郊一同為三遂可通得兵車七百五十乘餘二同半出二百五十乘合為千乘而侯上同之伯地二同為方百四十一里艾一同為方七十里者二一為二郊一為三遂可通得兵車五百乘餘一同出百乘合六百乘男地一同為方五十里艾的一為一郊一為一遂可通得兵車二百五十乘餘方五十里在二出百乘合三百乘而子下同云仲友友精于三



禮之學當時當陳君舉有名豹于此條不特支離繆戾無  
所根據抑且期、格、令、人不可解釋據其所謂七百五  
十乘者推之似身一郊出一百二十五乘郊凡一萬二千  
五百家則百家一乘但何以餘二同半又不尔也以愚考  
之古者寓兵于農一農即一兵也故于徭役以常例則家  
起二人若闔境以行則餘子盡出安得有數家中抽一人  
如汝世團練御兵之例其出軍之法居鄉兵先出不足則  
遂繼之又不足則不邑都鄙繼之禮周先王無窮兵之累  
即都鄙或不盡行則餘子之出雖有其合矣其事故其  
車徒大國不過千乘而犹僅用其半以城三軍此以一車七  
千五人為說  
其三軍在都鄙之所出也司徒之比閭族黨即司馬之伍

兩卒旅合比閭族黨而成一鄉、萬二千五百家即合伍  
兩卒旅而成一軍、萬二千五百人一軍、蓋一百六十六  
乘有奇則三軍者乃千乘之半耳由三鄉而三逐其戶口  
犹鄉也則又五百乘也所謂千乘者也其不邑都鄙不在  
千乘中者蓋留之以居守焉不有行者誰捍牧圉不有居  
女誰守江稷非勞御逐供都鄙也而千乘中亦祇以三鄉  
所出為正軍必萬一不足則掃逐之兵以出公侯書費誓  
乎魯人三郊三逐時乃楨幹時乃芻芻矣魯人何以專舉  
郊逐也則千乘之賦也然則千乘者乃大國車徒之制耳  
若其國之所出則固不在此也以此七十五家具一乘其說  
本濳書而宋儒陳用之詳于但陳氏禮書所言尚有多未



書者故秦南鄙見為云覺之近世毛西河按左傳昭五年  
編吾車賦十家九縣長穀九百又曰餘四十縣遺守四千  
因得每縣收百乘是十縣即千乘但一縣方十六里中  
祇二百五十六井是二井半即出一乘百里之國不過十  
云三已足盡之支二井半僅二十家以二十家而責三七  
十五人之征則大桀小桀也

予友李學陽見此文謂予曰家起又無可復議但提到井以三分去一計云  
不過六年家以此支則三之二區已可百七乘五千戶雖有根後先楊論  
古人規制有柄鑿不相入其強半以此非及人所能口舌爭予亦欲以舊  
說一車三十人為是于乘不過三乘人以六乘家之半是矣三軍皆三  
乘七千五百者隊言三乘成教牙魯頌曰公車千乘而即繼  
云曰公徒三乘非此征乃其外二乘係家田者居守則井收云与  
車乘庶幾相合其官甚為有徵附錄之以俟考

### 歷代封爵考

西漢而後封爵名目多濛草無義理其志傳又不詳故通  
典通志通考亦以其簡畧而忽之偶與同學說史及此因  
有向難畧者考証作列代封爵考

閩內侯之爵始于秦荀綽百官表注曰時六國未平將帥  
皆宗閩中故以為弭師古曰言有侯号而居京畿無國邑  
也乃王沈魏書曰南內侯爵十九級名号爵十八級閩中  
侯爵十七級閩外侯爵十六級按通典乃東漢建安二十  
年魏武北制三國魏志孫資封南中侯通鑑晉楊駿封二  
千石以上皆閩中侯十六國春秋趙丹封其將士閩外  
侯晉令亦有閩內閩中閩外三等是直與閩內命名始意



畧無聞會此謂積久而忘其所自來也閩內雖無國死  
自有邑考之漢書可見師古之說亦未盡符名号侯者但  
取此賜爵之名為主如以鑄羗侯賜邊將石義侯賜降奴  
是在建安之前原有之東漢鄉亭之封專為侯爵乃魏志  
黃初三年制封王之庶子為鄉公嗣王庶子為鄉侯公之  
庶子為亭伯故當時高貴常道二君皆以鄉公入也大統  
陳思王有謝封二子鄉公表于是五等皆有鄉亭之封隋  
志有南國鄉男此魏之制按岳元季可朱渾天和北周赫  
連達梁彗皆封鄉男鄉亭之以都名者胡三省曰凡郡縣  
皆有都亭秦法十里一亭郡縣治所則有都亭是即章依  
此云都亭其城內亭也然則以十亭一鄉推之亦當仿此  
顧亭林曰都鄉近今之坊鄉都亭近今之闌鄉是也後漢  
書果冀徙封比景都鄉侯章依注尹勳封宜陽都鄉侯虞  
放封宛句呂亭侯十六國春秋魏賈敷封廣以都亭侯皆  
以地著而其錄或不書在亭林此謂史家之失載也統而  
言之則統以鄉亭侯稱漢趙忠信封都鄉侯而卓超傳止  
作鄉侯吳志是儀傳封都亭侯而胡綜傳止作亭侯華陽  
國志王連封都亭侯而蜀志作平陽亭侯魏志田疇傳封  
亭侯而裴松之作都亭侯是也有鄉亭亦不始於東漢司馬彪續漢  
書西傳列侯封邑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蓋是時已有三  
等之差特未以之為号耳今考漢書公孫弘封高成之平  
津鄉在衡封徐僮之樂安鄉張次公封皮氏之岸頭亭李



壽封河內之邠亭先武祖春陵節侯封汝道縣之春陵節  
中山靖王子封涿縣之陸城亭而王莽封南陽新野之都  
鄉地理志常山有都鄉侯國皆其明証然則楚漢春秋高  
祖封許負為鳴雌亭侯裴松之謂是時未有鄉亭之封亭  
字疑是衍文在似亦未盡然也華陽國志閩中人范目高  
帝時封長安建章鄉侯

彭城五諸侯考

應邵曰雍翟塞殷魏也水滸曰塞翟河南魏殷也常昭曰  
塞翟魏殷也師古曰常山河南魏殷也四說者皆未  
合師古但知漢是時已并閩中者得以此歛醫列諸侯之  
目而不知是年河南河內之管置郡陽印均不得列諸侯  
之目也若張耳脫身歸漢而謂亦有兵則反強為之詞矣  
然則五諸侯者誰也曰考之馬班二史皆此十九諸侯是  
時已亡其半漢并雍塞翟河南殷而為一齊并膠東濟北  
而為一趙并常山而為一燕并遼東而為一漢又降  
韓降魏而以為屬國楚僅有九江臨江從之耳衡山則楚  
之所賂矣漢并齊方交兵則是五諸侯者皆唐燕趙魏魏



衡山蓋燕趙不奔楚令而兼并盟楚既平齊而討之也故  
即漢衡山以被炆楚故即涼而統魏則本為涼之屬國  
矣吳芮以忠著則必委修梅銷後軍之好其當在彭城之  
役無可疑也即陳啟之即涼固時見于本傳獨喊蒙事無  
可攷耳

祈連山考

止友宜興葉徵士桐君熟于史獨其辨祈連山非天山則  
予以為尚有未盡者嘗欲與之暢其說未及而桐君已卒  
檢其遺文不禁泣然因別撰一通以資疏證桐君曰新師  
古謂祈連山即天山考新唐志伊州北二十里有天山一  
名白山戎人呼祈羅漫山自伊州領職縣行十餘日至西  
州又西南行百二十里至所屬天山縣其祈連山別在甘  
州北百九十里夫祈羅漫山自伊州北境迤邐至西州綿  
亘千里而甘州北之祈連山今在肅州高臺之南兩山相  
離蓋千五百里則指祈連山即天山者誤矣舊唐志以祈  
羅漫山即祈連山亦沿師古之誤也予考唐魏王泰括地



志曰祁連山在甘州張掖縣西北二百里天山一名白山  
今名祁羅漫山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是原截北為二山  
應劭曰祁連山匈奴中山名晉灼曰天山在西域此其為  
二山固無可疑但祁連之為天猶不律之為華師古云言  
亦未可非及詳考之則伊甘二州果並有祁連山其別名  
並曰天山特伊之山又名祁羅漫山又名白山而甘州則  
無之其名既混故後人易誤而誤之甚者莫如西河舊事  
史記索隱止舊事有曰祁連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  
義皆引此書二百餘里北百里者松柏五木美草冬溫夏涼宜牧養一  
名天山一名白山而又曰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  
夫其此之冬溫夏涼者甘之祁連也其所云冬夏有雪皆

伊之祁連也甘之祁連並不名白山而舊事亦以白山加  
之則混矣故索隱已疑祁連天山非白山然不知伊之祁  
連則固白山也按漢有事于甘之祁連山自霍去病始漢  
書元朔六年去病以教萬騎出陇西北地二千餘里過居  
延攻祁連山史記年表作常昭曰居延即張掖而涼張掖  
元狩二年郡有鯨得渠先是匈奴有鯨得單于去病平之故武帝曰  
驃騎將軍攻祁連山揭威乎鯨得而匈奴自喪祁連焉支  
二山嘗有奪我祁連山使我之畜不蕃息夫我焉支山使  
我士女無顏色之謠亦見西河舊事斯正甘州云祁連山西河舊  
事所謂美水草宜畜牧者也焉支亦在甘境自去病奪二  
山而混邪以降河西四郡以開故去病卒而以祁連山肖



其冢者象其功也。晉書地理志：張玄覲嘗置祁連郡，符秦有祁連都尉是也。其有事于伊之祁連山，自李廣利始。史記李將軍列傳：天漢二年，貳師擊石闐王于祁連山。傳奴作大初正義以伊州之天山當之，蓋是時漢已得張掖，則河西固為內地，而李陵以支軍出居延，北千餘里，分匈奴兵正宜在伊吾之境。故漢書云：天山之西，疏榆谷為蒲類國，山之東，乾當谷為卑陸國，于太谷者，西且彌國，克虛谷為東且彌國，丹染谷為胡國。此五國並處匈奴北境，南接車師，斯正伊州之祁連山。西河舊事所謂白山，冬夏多雪者也。漢宣帝時，五道北伐，有祁連蒲類兩將軍，正指此地。明帝遣竇固至天山，取伊吾，章懷汪曰：天山即祁連山一名雪山，則不獨師古以為祁連矣。唐之時，祁羅漫山蓋即祁連山之轉，而天山之名不易也。然則祁連山、天山之名，甘州、伊州二山所同，但皆以白山別之。桐君欲截然以甘州北者為祁連山，而在伊州北者為天山，其說似未盡也。甘州之祁連，今為內地，伊州之祁連，今為哈密，嗚呼！桐君逝矣，安得起之地下而質之。



燕雲失地考

宋宣和時與女真夾攻遼因求晉賂契丹故土初謂可盡得

山前後地不知平營亦亦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敵契丹以

以求援者既而王黼悔并欲得之遣趙良嗣往請再三女

其搃以非晉賂不許是宋史所記也考劉仁恭師盧龍未

未嘗與契丹通惟通鑑載守光末年哀困曾遣韓延徽乞

師然亦無割地事果乾化三年四月晉劉光濬拔燕平州

執刺史張在吉五月攻營州刺史楊靖降則平營不割之

明証也其失平營肇于用德威作帥時通鑑謂幽州北七

百里有榆關舊置防禦軍募土人守之以禦契丹德威

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榆關之險契丹每芻牧于營平之間



而遼史太祖天贊二年春正月丙申大元帥 曷克平州  
獲刺史趙思溫裨將張崇二月如平州甲子以平州為盧龍  
軍置節度使則平營遂屬契丹矣據五代史在後唐莊宗同  
光元年馬氏通考亦云莊  
宗時陷至滦州則古無之劉守光據幽州是唐民多亡入  
契丹阿保機乃築此城本全自  
行程既陷平營遂改平州為遼  
興府而以營乘二州隸之號平州路在右晉初德光又得  
十六州地乃建燕山為燕京轄山前六郡地號燕京路方海  
上議割地時意以燕山路盡統幽內之地不知燕山平州之  
同在山內而異路也故馴致有張懿之事而翰齋不即就平  
州入寇本全圖  
節要然平營在天贊後又嘗入唐則諸家皆失  
考據歐史明宗天成二年十月庚子幽州奏契丹盧龍軍

節度使盧文進來奔初文進為契丹守平州帝即位遣間  
使說之以易代之後無復嫌怨文進所部皆華人思歸乃殺  
契丹戍平州者帥其衆十餘萬車帳八千乘來奔迨三年  
正月契丹復陷平州始不復屬中國但當時石晉所賂地  
實不止十六州通鑑齊王胤運元年三月辛卯馬全節攻  
契丹秦州拔之以五代會要考之秦州後唐之奉化軍今  
清苑縣則秦州亦所賂地也通鑑是年六月以府州刺史  
折從遠為府州防禦使初高祖割北邊之地以賂契丹由  
是府州亦北屬從遠拒之則府州亦所賂地也二年振武  
節府使折從遠擊契丹圍勝州遂攻朔州胡三省注勝州  
不係天福初所割數內蓋契丹乘勝并取之是勝州雖非



所賂而其時并屬契丹也載考全圖節要則易州景州亦在賂內是史之所云十六者或亦未盡至史所載十六州中則蔚州舊為契丹有明宗長興三年十一月蔚州刺史張彥超奔沙陀人宗為帝養子與右敬瑭有隙聞敬瑭為提管舉城附于契丹契丹以為大同節度使則當時又通統奉言之不則史誤書也若用世宗克復關南則瀛莫易景已內附又奪瓦橋關為雄州而割寧城歸義二縣隸之奪蓋津關為霸州割大安大城二縣隸之蓋津關宋白以為幽州之會安縣然觀下文割文安大城二縣隸之則宋說是而乾寧軍之寧州亦已內附是山前之地多所收復乃宣和時尚云山前山後二十七州是以出即燕薊景檀順涿易為山前以新橋儒武雲蔚為山後也

楊子雲生卒考

文選李善注于甘泉賦引桓氏新論謂楊子雲以成帝永始時待詔賦甘泉始就夢腸出收而內之次日卒近日蜀儒者據此以為子雲未嘗應事漢朝美新投閣乃自出誘傷云口相傳子雲甫沒即有雙人相改其法言者以此合之互以滿雪千載沈屈使女果核亦正舊史云一大案矣予得漢書紀載誠不能無疑若以子雲本集攷之有可疑者子雲解嘲云作其自序言當一以傳晏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而已方草創太官者以自守客有朝其宮云尚白女故為女解云太官為子雲擬經之書實與法言並稱眉目似如新論所云則早死于十年云











得列附傳而謂其餘不顯滿所之祖則武昌太守茂也陶  
明之詩稱之曰直方二臺惠和千里使茂亦在十七人之  
內則不得曰九人而外不顯也陶氏家譜亦有知其不合  
遂改以岱為祖亦當于曾孫之數則岱官至散騎侍郎又  
與陶明詩序及世譜系之証其是稽皆若此蜀人張璠作  
陶詩辨証又謂詩序當以長沙公于承為族數句而以祖  
字連下讀之則不特不能成語而亦忘詩題有族祖之稱  
尤為莽鹵云甚長世多疑桓公孫漢清風高節絕世離羣  
滿明乃其親屬何以余子詩末不一及而不知滿明述祖  
祇房一本云親叔待中但叔桓公而死事如瞻立功如興  
祭不旁及乃之言之例也或曰孟嘉之妻為桓公女其女  
則滿明母以親表輩行言之則明必書為桓公曾孫予曰  
屬畫則同姓亦疎于親表身何有或曰古人自曾祖而上  
皆得稱曾祖自曾孫而下皆得稱曾孫曾者重也雖不拘  
曰世言之亦可予曰是在春秋以前固有三姓者亦以來  
怨不怨也

此等命為古學先居則言有遺失也乃在云親考宜城金  
二姓而後是待滿也定居于其州上于大歷九年嘗  
在待滿為制言其官者則亦非其方于其父且不  
待家亦共並待于其州老楊也  
此等命為古學先居則言有遺失也乃在云親考宜城金  
二姓而後是待滿也定居于其州上于大歷九年嘗  
在待滿為制言其官者則亦非其方于其父且不  
待家亦共並待于其州老楊也



河東柳氏遷吳考

柳柳州為吳人見于本集與本傳而蘊之志人物共鮮及  
 榜本傳云其先蓋河東人後徙于吳此明之也柳州亦先  
 府天神道表云天寶末遇亂奉德清君夫人載詩書隱王  
 屋山間間行求食亂有向舉族如吳居德清君之表服除  
 吏部命為太博先君固曰有尊老孤弱在吳願為宣城令  
 三辭而後獲是侍御已定居于吳柳州生于大曆九年嘗  
 在侍御為朔方推官晉州參軍之時其家于吳久矣且不  
 時家于吳並婚于吳柳州為楊詹事亮之婿其作楊郎中  
 凝差志云吳與季弟凌同日生不周月而孤伯兄亮前髮  
 為童家居于吳是楊氏之稱弘農猶柳氏之稱河東皆樵原

傳列傳傳高祖天保不款滿時之祖列武昌太守黃也  
 明王侍御云曰其先蓋河東人後徙于吳此明之也  
 內列本傳曰九人而外不款也問  
 道法公為復古言子曾孫之數以公官至散騎侍郎又  
 傳以侍房及世積累之在吳之隱居者山蜀人張傑傳  
 傳列傳又謂侍御高祖天保不款滿時之祖列武昌太守黃也  
 列本傳曰九人而外不款也問  
 道法公為復古言子曾孫之數以公官至散騎侍郎又  
 傳以侍房及世積累之在吳之隱居者山蜀人張傑傳  
 傳列傳又謂侍御高祖天保不款滿時之祖列武昌太守黃也  
 列本傳曰九人而外不款也問  
 道法公為復古言子曾孫之數以公官至散騎侍郎又  
 傳以侍房及世積累之在吳之隱居者山蜀人張傑傳



高祖  
王勣

其族望而實則皆吳人也其作止身如農楊氏墓志云  
人三歲依于外族向在他國凡十有三年而二姓克合蓋  
柳與楊同居吳下而柳州之掃鞠于外家故有向在外国  
之語然嘗終柳而再世居吳而文集未嘗一語及于  
洞庭林扈之勝韓吏部三首墓志亦但執女定世之舊居而  
以為北第年人蓋柳州居吳之日甚淺且唐人之累代仕宦  
其多居京師柳氏自河東之虞鄉遷京兆已非一世其少陵  
之大墓則高祖蕭州府君而下皆在否侍御雜事家南猿  
而柳州作太夫人歸附志云宗元生四歲居京西田廬中先  
天在吳家老書太夫人教古賦之四首是柳州夕日固已居  
長安侍御之德三司自蘇州再入朝則又隨侍在長安已而  
登進士應官至尚書郎則又在長安且柳州高年四十  
七歲女自序曰長京師三十三年合南胤十四年女教  
正自相符則中間不遠偶一玉吳貞遊永州南亭詩云羈  
貫尚江介世仕為函蔽是明言居吳未久而以世仕不能忘  
情于京兆南胤以後侍父酬居德憐于鄂杜之向使女  
得再入朝必挈羣從而西歸無疑也然自柳州既請以  
後女子第氣復居吳年北女答許京兆書言先墓在城南  
更無親子弟存主善和里宅已三易至則女後柳州雜婦  
葬吳年而女子弟已即女于吳矣不能柳氏在吳祇可言寓  
公奔傳不日竟斷之曰從吳也唐人最重舊籍雜數世之  
後必歸葬不得以此而疑唐書從吳之說為是按宋人作



柳州年譜于居吳縣未詳種入不莫知柳州之為吳產  
此予杖表而出之

王荆公祥符山名字記疑

荆公嘗以斗門之役入靈巖乃定海物境也今祥符山下有  
德念堂欲曰大字黃存吾以為荆公之草誌致之延祐四  
明志但云有此四大字而不言其有荆公予讀袁洪容集  
則蒙齋尚書嘗作此四大字得非而是山既草而後人  
誤以為荆公者即存之以待後之考古考

通鑑分修諸子致

胡梅洵曰溫公修通鑑澤則列敘三國迄于南北朝則列  
叙唐則敘祖禹此言不知其何所據然歷五百年以來多  
不信以為然予讀溫公与傅友于知梅洵之言不  
然帖曰從唐高祖初起兵修長編至哀帝禪位止其起兵  
以前禪位以後事于今來所看書中見者亦請合書吏別  
用草紙錄出每一事中間空一行許以備剪粘隋以前與  
貞父梁以後与道原合者修入長編中蓋錄二君互不看  
此書若足下止修武德以後天祐以前則此等事跡盡成  
遺棄也現于是言則貞父所修蓋自漢至隋而道原任五  
代昭矣蓋貞父兄弟嘗著漢釋而道原者十國紀年故溫



云即其平日所長而用之而梅澗系之考也黃公以修一  
百八十四卷碑文以修八十一卷道原所修二十七卷而  
當時論者推道原之功為多何也蓋温公平日服膺道原  
其道和義例多造道原高權故亦修雖止五代而實係全  
局到乎規道原子義仲以紀可見也義仲曰當時訪問疑  
事每異皆數十條不能盡紀紀其質正舊史之謬者經則  
道原之功誠多矣至于三子以修愚最以唐鑑為况後人  
以伊以許之遂有老唐鑑之目而以其書孤行其實裁量  
未為簡淨也

阿育王寺十二題考

盱江李先生泰伯有阿育王寺十二題詩乃筠州楊屯田  
和寺僧常坦而邀盱江同作者吾鄉阿育王山志莫之收  
也其六因陋矣矣十二題中至今存者山水則曰金沙池  
曰佛迹峯曰靈鏡井伽藍則曰育王塔曰八角殿斯其應  
知無恙者也其曰七佛石當即指烏石巖而言道宣感通  
傳記稱梵僧七人過此得石函舍利六僧騰空而去其一  
化為烏石在也其曰石屏風恐即指前山玉几而言貝曰  
供奉尔按盱江詩則時有浮屠隣壑此象以奉毋者阿育  
王山中所乏者尔尔乃以妙喜得名橫浦以大儒為之  
銘故益著而供奉之迹遂名稱者予謂妙喜之大節良足



為山重歎物喜不附和議為忠而璘為孝生平不喜作浮屠家言以史古人倫耳若其有忠孝之節則固不可以浮屠而泯之也其曰晉年松今寺前有巨松能放光如洪赤松之最奇者然非是詩則不知其遠自晉年也其曰重臺蓮六維有蓮而不思盛豈灌溉之人力遂漸成凡種即其曰明月臺則懶堂舒氏亦嘗有詩其竟老可考古製裝石耳顧讀時江詩中並不及舍利之神則知是時已亡後唐物而南渡以沒震而壽之者其出于耳食更不待辭費矣爰牽連紀之以為吾鄉志乘之一功

續甬上賜府考

賜府之制妨於宋蓋大臣之有勲勞者則以嘉名寵其甲第其次亦有位望未至而特恩賜之者吾鄉自南渡後賜府極多有黃龍翔者東萊先生族兄弟嘗著甬上賜府故一考今不可得見矣為有一二流傳者如史文惠之壽樂以位望也文惠之孫子仁以避其宗家宦不達而亦賜鴻禧之名則以賢也深寧先生之汲古傳思則以世其家學也是在圖經不應遺之而借乎其末微也明制則三品內秩皆得稱府外臣則總制巡按大帥亦有開府之號而皆不復別加以名目通計十五朝之中吾鄉稱府者五十三人總之四十二家又總之為三十二姓其以大學士稱者二曰余氏以文敏公有丁也



曰沈氏以文恭公一貫也以為書稱其十有七曰程氏以刑部徐  
也曰金氏以忠襄公忠也曰陳氏以工部恭也曰楊氏以文懿公守  
陳吏部守陞康簡公守隨也曰屠氏以忠襄公痛簡書公儒也  
曰張氏以文定公邦秀兵部時微也曰陸氏以康僖公瑜也曰  
向氏以莊簡公淵也曰汪氏以禮部鏗也曰趙氏以端簡公參  
魯也曰王氏以莊簡公佐也曰周氏以文穆公應賓也曰李氏以  
禮部康先也以侍郎稱者尤曰黃氏以禮部宗昭也曰陳氏以  
刑部瑜也別者一陳曰豐氏以禮部熙也曰危氏以兵部欽  
也曰全氏以先工部禮部二公也曰董氏以兵部光宏也曰  
黃氏以工部景章也別者一黃曰林氏以吏部棟隆也曰  
李氏以忠毅公禮也別者一李而楊氏則文懿之子官刑部  
屠氏則簡肅從子大山官兵部李氏則禮部康先之曾大父  
堂官工部因已見于前而祇為一家之淵閱其不復列焉以都御  
史稱者一曰金氏以左都御史澤也別者一澤曰都御史稱者其八曰周氏  
別者一周以相也曰朱氏以瞻也曰陳氏以漕撫濂也別者一陳  
曰王氏以應鵬也別者一王曰柴氏以徑也曰戴氏以暨也曰丁  
氏以繼嗣也曰高氏以節撫斗樞也而陸氏則康僖之群從鈞  
官保撫汪氏則又有應天巡撫王六以一家不復列其以大理卿  
稱者二曰蔡氏以錫也曰徐氏以時進也而陸氏尚有大理卿  
世科以太常稱者二曰吳氏以惠也曰徐氏以應奎也別者一徐  
以光祿稱者二曰管氏以大勳也曰吳氏以禮嘉也別者一吳  
大帥則曰萬氏漕督表天津提我邦守也曰施氏則都督蕪也曰



趙氏則宣大提兵先祖也別為一趙近日新孝子第安自署  
置未經賜府而冒稱之六十年來漸不可向是王謝家門之  
恥也予故于暇日偶記之

### 董徵君墓考

吾鄉董孝子墓即附于其母淑德夫人城旁舒懶堂詩所  
謂孤冢抗城邊此是也近世慈谿之董氏指其縣中羊酪河  
所稱董孝子墓以為徵君故堂鄭之董氏亦混而祭之不知此乃  
明洪永間別一董孝子係奉化建溪義士董之邵之沒教傳而為  
閣學仁聲又教傳而為孝子諱恭禮自奉化遷鄭成洪武辛未  
進士以母老歸養不仕母卒植草除又托廬墓以終土人亦以孝子  
呼之暇未之信事中志亭其裔也小學之徒安祀非族故為正之

鮑埶亭集外編第三十九卷

### 答杭董浦石經雜問

問金石文字記謂開成石經左傳文公宣公卷

字更濫惡而成字城字皆缺末筆穀梁襄昭定

哀四公儀禮士昏禮亦然當是朱梁所補刻考

宋劉從又黎持二記但言韓建劉剽移石而不

補刻然咸滅缺筆其為梁刻無疑果誰補之耶

朱梁篡竊時西都方有加岐之逼日不暇給况全忠豈

知重經者其任佑國節度使繼韓建者王重師劉捍劉

剽康懷貞亦皆賊徒愚意移石之舉出于尹少卿王羽

則補之者即王羽此外恐更無人也藥林所見亦然



問唐待詔九經字樣刻于石經之末而中興藝  
文志以為田放見妻機廣干何也

西安府學石經碑尾列書石學生則有艾居晦陳所其  
一共名者書石官則有段絳校勘者書石官則有栢嵩  
陳莊士履定字体官則元度檢校官兼專知都勘定經  
書檢校刊勒上石則有章師道楊敬之都檢校官則鄭  
覃舊唐書列校勘經典釋文官則有周墀張次宗孔温  
業崔球詳定石經官則韓泉雖石碑所列全與正史不  
同而要皆無田放其人者即元度上九經字樣狀有云今  
與校勘官同商校字樣一卷亦即指師道敬之輩而言  
然則中興志之云宛安所據愚讀所府元龜周廣順中

左丞判國子監田敏敬印本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  
二部因悟中興志所云田放即田敏之訛而又專屬之  
字樣則誤甚矣

問崇文總目九經字樣一卷書錄解題別稱五  
經文字一卷此當為兩書何如

唐元度之書無兩種崇文總目所云是元度之本唐志  
亦然直齋書錄所云是田敏所修而以張參五經文字  
并入其中書錄不詳其本末遂與崇文總目相混至其  
卷帙當亦不止如唐石本惜今之不可得見也

問蔡中郎有五經備體一書當是石經底本見  
于中興藝文志而前史皆不及何也



中郎不聞有五經脩體之書如有之則不持當見于史志而釋文廣韻諸書亦不應概不引反也况中郎所長在隸衛恒書勢謂卽淳得曹喜篆法邕之篆不及淳故熹平石徑止是隸書並非脩體以蓋後人依附為之以漢志誤指熹平石本為三體故耳

問成都石經或避唐諱或否讀書志遂有已叛唐未叛唐之分是否

成都石徑刻于廣政七年又八年而工畢明有歲月可稽其去知祥之死遠矣知祥未叛唐時汨蜀日淺其既叛又無暇可知也避諱與否是必寫經諸人或守高曾之規矩或竟忘之無他故也周平因作文苑英華序謂其于應諱本朝諱或存或去俱未盡一此可例証晁氏蓋強為之詞

問讀書志詆宣和間席益所補孟子其言似過昭德諸公自說之拾疑孟之繆餘時有過當之論故公武亦云然其謂諸經大脩于孔氏寧復有關則尤謬語禮記爾雅豈皆孔子之書獨斷之于孟子何耶至謂席本多誤想不免耳

問宋儒多稱成都石經而不及西安豈西安本遜成都歟

西安本誠遜成都觀容齋深寧皆博物君子亟稱成都本之精謹故朱子所引石經成都本也昭德書庫所藏



成都本也即當時諸路學官所貯石經成都本也予家  
刻四明舊志其中蓋不若四安之無累耳

鑄按蜀刻之勝于西安固也然以學官所貯皆成都  
本為勝于西安之証則恐南渡後西安之地之沒于  
金成都至宋末始為元人所破故當時蜀刻易得而  
西安本不可得耳

問丹鉛錄謂淳化石經至今猶有存者不應明  
中葉及見之書而今無之

開封石經始于至和成于嘉祐淳化時則未開也惟孟  
蜀降臣勾中正曾于淳化時寫三体孝經刻石表進而  
餘無之閣帖中所有乃太宗之草書非石經楊升菴子

漫語不足信

問開封石經今隻字不存同年王延年謂靖康  
之亂金人載之而去劉彥宗于金人侵宋日謂

宗翰宗望日遼太宗大汴載路車法服石經以  
歸令則也二帥納之此可為金人携去之証其  
言似有據

彥宗之言本妄德光未嘗至西安今西安之石經具在則  
德光所載者何物惟寶刻叢編謂德光嘗載定武蘭亭  
石本以行卒棄之中山彥宗所指殆即定武石而誤以  
為石經耳幹為不粘罕在汴所取圖籍具有可稽趙子  
砥燕雲錄日汴城破金帛寶具盡為掠奪燕人謂粘罕



曰所取惟此懼為後世譏于是又取圖籍及鏤版以行  
按此即考孤臣泣血錄曰金人索監書藏經通鑑及蘓  
黃等文集宣和錄曰二首脅帝傳皆取禮經禮圖竹簡  
古畫樂書明堂布政圖古聖賢圖辟雍圖皇城宮闕圖  
四京圖及秘閣三館書陰陽醫卜書北盟會編白金人  
國子監取書凡王安石說皆棄之而諸家並不言取石經  
周密癸辛雜志曰汴學即昔時太學故址九經石板山積  
一行篆字一行真字是臨安亡而石經尚存也汴子宋末  
未嘗有所屠難如楊髡臨安之弊毒則石經當亡于元  
末之亂不然明有周即剪桐其地世擅風雅不應石經  
不加珍護而聽其忽焉以亡也五經世學謂嘉靖時巡  
撫章渙所毀尤不足信

答杭堇浦北齊書雜問

問齊文宣帝九錫文其事多無可考今列所疑  
以問未知有可疏証否  
如云淮楚列城淮然繁落

按通鑑太清三年東魏使金門公潘樂等將兵五萬襲  
司州刺史夏侯彊降之于是東魏盡有淮南之地胡三  
省曰太清二年東魏使辛術畧江淮之地至是始盡有  
淮南然則二年所云獲二十三州者蓋究其終而言之  
問關峴於帶跨躡蕭條腸胃之地岳立鷓鴣時偏  
師總指渙然冰釋  
通鑑侯景之絕宇文而專歸梁也西魏丞相泰恐東魏



復取景所部地使諸將分守諸城及長社陷秦以諸城  
道路阻絕皆令引軍還按平長社乃襄文事既平兩月  
而有北堂之變則西魏棄城正文宣時

問晉熙之所險薄江雷命將鞠旅覆其巢穴

前此梁鄱陽王範以合肥與東魏求援師以討侯景東  
魏取其地而不出師範走江州已而範卒世子嗣保餘  
軍在晉州東魏使儀同武威牒雲洛迎之將令鎮皖城  
嗣未及行而任約以侯景軍至洛等引去嗣遂戰死然則  
文宣前不成救範後不成救嗣也文宣居霸國日淺本  
無功績可叙故作此虛飾語以頌之

問范涉解以敵諸華

高麗入貢于東魏見高麗傳

問秦川作阻尚作仇讐爰挹椒蘭飛書通好

此則無其事而妄言之關中自宇文護以來未嘗通使  
西魏孝文帝殂神武傳檄聲罪已而東魏清河王暉卒  
而魏亦討其醜殺之罪以報之長社之失讐魯方深前  
此檄梁矯稱獨孤信據隴右叛宇文以示無西顧之憂亦此  
語之類也

問荊州十郡俄而敵割

據通鑑則梁元帝之通鄴在文宣受禪後然是時荆益已  
相携貳或先嘗求援未可知也

答李朝陽唐書雜問



高常侍贈李泌征蠻歸朝詩餉道忽以遠懸軍  
垂欲窮野食及田鼠哺餐兼焚童則安軍之敗  
可知但通鑑以天寶十三年安敗死而高詩序  
在十二年安歸朝不同如此洪景廬曾疑之未  
知誰是

今滇中尚有蒙氏紀功碑李泌以十一年南征十二年  
敗還是年楊國忠復使之南征次年敗沒高常侍所贈  
詩是前事通鑑所紀是後事皆非誤宋滇中為段氏所  
有文献不通景廬無可考証耳

通鑑所書王思禮事與唐書異通鑑固不盡主  
正史然杜詩于此却與唐書合何如

通鑑以哥舒既敗玄宗至金城思禮奔至即授河西節  
度思禮至平涼河西軍亂不得入而還玄宗以為行在  
都知兵馬使此事不知所出然通鑑必非無所本者唐  
書謂思禮奔至靈武肅宗責以失守將斬之房琯救之  
而免考潼關之敗以六月而房琯至靈武在九月潼關  
去長安近而于靈武遠當失關時安得不遽歸長安而  
竄伏數月始至靈武乎是唐史之可疑者一也思禮雖  
為潼關都將而敗然其時哥舒降而思禮來束身自歸則  
其罪不至死况肅宗之勢方危急思禮素名健將未至  
遽欲殺之是唐史之可疑者二也然杜公同時之舍豈  
不足信愚意中間或別有失律事唐史不詳而杜詩則頗



代為之諱耳思禮自河西還既受都知之命恐更命引軍  
西出仍致敗衄遂奔靈武故肅宗欲斬之不止因潼關  
之失守也如此則通鑑唐書杜詩俱不相背然其詳不  
可考矣

玄宗之崩新舊本紀皆云李輔國逼遷以後快  
快不澤以棄天下而南雷引晏元獻語謂輔國  
實弒逆且有腦骨成玉之語史家何以失之

是時肅宗已疾亟而輔國忽與張后有隙宮闈之中彼  
此齟齬弒逆之事蓋或有之故代宗之誅輔國投首溷  
中取其一臂以祭泰陵蓋報其毒也然謂玄宗曾受業  
法善藥腦中有丹骨作磬聲刺客因扶骨取丹則太誕

矣二史之不書蓋以弒逆大故非有確據不敢輒為采  
入况此不經之語也

平淮西碑或謂李涼公夫人為唐安公主女得  
訴其事于禁中然則知孝忠乃有恃而敢于仆  
碑矣其說然否

此事吾直謂傳聞之妄涼公以案鞫見宰相肯使其夫  
人訴功而故更仆石乎况憲宗英主也涼公請叙判官大  
將以下至百五十員輒嫌其太多使孝忠所為如此豈  
不上累涼公涼公亦必辭于朝以安裴韓諸人之心不  
應嘿爾而已竊意憲宗意中亦自以擒元濟為奇功而  
昌黎原文不及軒之顏胤古通之上適聞涼公部下有



言自改命段作好事者遂多附會之語甚有謂碑石流汗成泥皆謬妄不足信者也

今雲中晉王李克用墓旁有代州刺史李公殘碑秀水朱氏以為李克讓碑而疑薛啟二史并通鑑考異之不合未知別有可考否

有之唐宰相世系表克用之弟別有代州刺史克柔是殆碑中所稱太保次子者也李嗣昭即其假子克讓之逃入南山而死當依通鑑然必無墓道矣又按懿祖紀年錄尚有克儉亦乾符中所捕誅者而克用將討朱温使其弟克勤待命河中是克用之弟不止如家人傳所記者秀水考之未備耳

梁蕭方嘗作三十國春秋而唐武敏之亦有是書不知武敏之者何人也三十國即藝文志亦未詳其目乞示之

深寧謂三十國者以晉為主而遍記割據之國并上紀孫皓殘吳時事然深寧亦不詳三十國之目似亦未見此書今歷數諸割據者終不滿三十國大畧當首晉附以孫吳次劉宋次蕭齊五胡則劉淵劉聰為漢而別出劉曜為前趙石勒石虎為後趙而別出冉閔為魏拓跋氏前為代後為魏亦分為二代亡之後二劉分據雲朔亦分為二五無也五涼也成也夏也合以遼西之段仇池之楊共得二十九國而河西吐谷渾雖未改夷號亦



據中土故隋志有吐谷渾史合之始得三十然亦以意擬之未知其果是否武敏之乃則天甥賀蘭氏或作是書者別有一人與同姓名未可定也

答臨川先生雜問

問永樂大典所引春秋諸家有謝湜列于胡文定之前謝氏顛末有可考否

謝湜子宋儒林中無所見尹和靖語錄蜀人謝湜以所著春秋請正程子程子答以更二十年方可講此今觀其書本無甚精蘊僅可脩春秋一種耳湜嘗赴京先至洛見程子程子問以何往對曰將試學官程子曰求為人師而試之乎湜遂不行事見遺書則當以布衣終也

問臨川上順伯厚之往來朱陸之間有盈名于乾淳時未知是荆公之裔否

是也順伯巧魏公和甫之裔見陳直齋書錄尤長碑碣之學今傳于世者有復齋碑首宋人言金石之學者歐劉洪趙四家之外即數順伯歷官侍從出為監司以剛正稱于時

問洪文惠公五隸今完者祇隸釋而隸續已闕未知諸書尚有存否

隸續二十一卷自第五卷至第十卷乃當日之隸圖而混入隸續者觀書錄解已云然矣愚已理而出之隸圖本止此數卷當屬足本而隸續之闕無從補也容齋謂



謂五隸惟隸韻未成而昭德晁氏志中有隸韻七卷則當日未成之本已嘗行世隸纂則文惠帥越時摹于蓬萊閣下乃石本見寶刻叢編吾子行尚及見之而今亡矣

問永樂大典所引李滴水愚意即李信仲而聞足下以為不然乞示之

滴水是閩中之李復字履中元祐紹聖時極稱博學閩中之有文名者也信仲與之同名而時之相去則甚遠執事欲置之江西文乘誤矣滴水議論容齋采之晦翁辨之諸家援引者尚多其集見于書錄解題中若信仲則僅見于水心集耳

答厲樊榭宋詩人問目

問孤山社全泉翁足下先世其系本家傳尚有存否乞詳示

先侍御公以宋太平興國中由錢唐遷甬上而侍御公弟遷山陰已而無子侍御以次子後之七傳為太保唐公安民生太傅越王份之長子為太保申王大中次子為大師徐公大節徐公即宋史所謂保長者也大甲無子以從兄思正子為後是為大師和王昭孫女為度宗后泉翁子和王為再從兄弟宋時嘗官侍從國變後徙居孤山剡源先生至杭嘗與相贈答云

問高疎寮為開禧間詩人其居姚江或曰居甬



上孰確

疎寮乃憲敏少師之從孫翰林學士文虎之子居甬上  
晚年始遷姚江而諸弟如尚書銜孫仍居甬上至今甬  
上之南湖有長春院桂芳橋皆高氏物也

仲原父者公是也叔顛父者公非也二公皆以三言為  
字晚年人止呼原父顛父叔顛即顛父耳

有可考否

西麓曾為制置使參議官臨安亡後或告變于元人謂  
慶元與海上接應西麓為內主被拘得免見袁清容集

答沈徵君東甫文體雜問

昨聞臨川侍郎語以為正史列傳外不應擅為  
人作傳試觀八家無此體其或寄寓游戲為之  
可耳

侍郎之說本于亭林亭林之說本于伍氏文章緣起考  
之于古立傳之例有六其一則史傳是也史傳之外有  
家傳隋書經籍志中所列六朝家傳之目則八家以前  
多有之蓋或上之史館或存之家乘者也又有特傳蓋  
不出于其家之請而自為之如歐公之桑懌南豐之徐  
復洪渥是也又有別傳則或其事為正史所未盡如太  
平御覽所列古人別傳之類或舉人一節以見其全体



如韓公于何蕃坡公于陳慥是也又其次始為寄托之傳如韓公坊者柳州梓人種樹之類是也又其次始為游戲之傳如韓公之毛穎傳是也若謂非史官不應為人作傳則張中丞傳韓公為之題後而歐陽生傳即韓公友李翱所為皆不聞以為非也若明吳江徐氏辨文體即以歐曾所作桑洪等傳為家傳則誤矣

鏞憶侍先生時問及作傳先生所論大畧如此篇之旨鏞謂其人微者未必登于國史則不妨為之如歐曾之于桑懌徐復是也若達官則自有國史在恐當如亭林之言先生曰張中丞非達官乎鏞曰此又別傳之變例也當時以中丞守睢陽不當殺人以食又疑巡

遠不同死故李翰為巡傳以辨謗而韓公題後兼以表遠之忠否則如柳州僅為段太尉逸事狀上之史館不敢竟擬作史傳也先生頷之今附載其語于此

表詞見于古人者亦少但當為傷逝之作而臨川以為常為失意之人而作又以為即墓志然否

哀辭哀讚哀頌皆起于東漢本不過傷逝之作而間有以充碑版之文者蔡中郎為胡夫人作哀讚曰仰瞻二親或有神誥靈表之文作哀讚書之于碑是竟以當墓碑也南豐作老蘇哀詞曰將以鏞諸墓上是竟以當墓表也廬陵作舒夫人墓志曰為哀辭一篇而藏諸墓則



又以哀詞當墓志之銘也推此則張絰之哀頌亦其類也其但以傷逝而怍而不納之于墓者不在此例焉又所當分別論之哀詞之見于古人者大都傷其德之未成或才之未展或名之未達故稍近乎失意之人近世竟以輓詩當之則非矣

杜牧之燕將錄乃傳體何以不曰傳而曰錄古今文章家有之否

古今諸家皆未之見牧之謙言不敢遽為之傳而托于裨官別乘之流但錄其事以待論定是亦傳之流也  
鋪按此即古人不為人作傳之証近世虞山有東征二十士錄倣其例也

墓碑出于子孫葬時所立否則門生故吏為立之耳相去遠者可作否

張曲江集有徐徵君孺子碑是相隔數百年而為之者姚牧菴有陳太常神道碑以其七世孫之請明鄭子之有朱徽公子在碑亦相去二百年如徐陳二碑蓋前此者既毀而重立也如朱碑則補立也

清容題跋文字竟以題詩入其中如此則詩與文亂矣愚疑其非

題詩自在韻語中不得歸題跋類唐文粹凡詩之有序者皆入序內昔人以為非今清容所題并無序更誤之尤者



潛邱譏南雷不當以行實行狀雜碑版間其說甚是然南雷何以不及別白

魏晉人所著先賢行狀是傳類耳後人則有木史之狀以上史館有大常之狀以請謚典又有求碑志之狀原非金石文字也尹河南集其自十二卷以下首狀次碑次表次碣次述次志竟以狀述雜碑版中初嘗疑其例之未合其後乃知古人之狀與述雖不盡刻石而石刻亦有之輿地碑記曰廬州有唐旌表萬敬儒孝行狀碑化州譙國夫人洗氏廟有行狀碑故潘蒼厓金石例多本昌黎而亦以行狀入金石至高僧尤多以行實刻碑直謂之墓狀是行狀固碑版文字之一南雷自有所本耳

奉答萬元沙編修寧波府志雜問目

問陳太博本堂世系存吾黃氏嘗疑之足下方作甬上族望表以為何如

據本堂之子作綱目則三尚書皆直臣戶部論蔡京而罷吏部爭韓侂胄黨禁并諫開禧用兵而罷工部論濟却而罷本堂劾賈似道而罷然其事但見綱目存吾謂作綱目序者歐陽圭齋修宋史者亦圭齋而不來綱目之文况延祐志亦未見良可疑已愚今考之直恐其無是事蓋史志雖未必無漏然清容作陳觀墓志謂陳氏自居奉化以來最著者為本堂則本堂以前三尚書風節稜々如此夫豈不著而清容畧之何耶墓志之文于



人之世系為加詳吏部在開禧時工部在嘉定時去清  
容俱不遠官闕事跡未應遺失而其文云爾則不止如  
存吾之所疑者矣

問仇待制泰然有子而才然諸誌俱未及之乞  
示所出

泰然有子名車負異稟模碑一讀即能背誦終身不忘  
人呼為仇摸碑見剡源先生集中

陳侍郎瑜出身或曰進士或曰孝廉或曰歲貢  
何者足據

南山僉事集中謂是洪武乙丑進士官至刑部侍郎而  
其作寧波簡要志則畧之楊安成化志則曰甲子歲

貢張東沙嘉靖志則曰是科孝廉考曰明進士名籍則  
乙丑也聞蓋泉志疑以為辛未陳裕之混亦非侍郎本  
堂之孫學士之姪

問豐司業寅初以遜國棄官足下斷以為考功  
之妄語究何所據

寅初本名初以洪武二十七年歲貢官江西德化教諭  
其子慶以宣德中用父官籍自江西中式則謂遜國已  
棄官者非妄語耶考功最喜作偽其謂寅初由薦舉入  
官亦謬

問楊廣文寔子孫甚貴盛廣文修成化府志而  
其人不傳何也



據南山集中有贈其子蕤解序言其世紹慈水家學則固文元裔而儒林之耆宿也

問陸副使少石其平日講學未聞其詳乞示所出

曾見副使詩懷龍谿緒山青湖師山中離五子其中論學甚摯不知行狀何以畧之

奉寄九沙編修論寧志補遺雜目

接手教以寧波府志列傳目錄見示恐有漏遺命加補列竊謂從前寶慶開慶延祐至正諸志迺簡人物之可傳者頗多脫落愚平日留意文獻其為諸志所遺者輒為文以表之今盡錄呈尚有未及成文而宜

增入者各述其畧如左

名臣一人

洪咨夔宋史有傳本鄞人見黃東蓀日抄

隱崑傳一人

李璜王深寧七觀以為避世之士最傳學其所作文嘗用僧騰客事人皆不曉所出或問之曰梁臺城事也簡文帝募人登土山禦侯景謂之僧騰客所著有白文公年譜見攻媿集延祐志中載其重修明州學記隱居不娶依阿育王寺田產悉捐之寺中嘗自咏云此身使是龐居士却更無人賣菘蘿

清容師友淵源錄三人寓公一人



安劉本汴人居郵之小溪以詩義冠多士善清言三歷  
秘丞嘗為賈相客而以科目自持不肯屈卒與之忤按  
安公官至吏部即其詩學得慶源輔氏之傳  
應文煒奉化人精史學年六十入太學吳毅父作相其  
兄守建康文煒作書諷之其兄即謝事去毅甫奇之招  
入相府不顧而去文嵩之姪環卿以書規嵩之或云文  
煒教之嵩之諷所屬掠治文煒益忿卒不屈得免言時  
事得失多中按文煒宋亡時尚在為遺民以終  
樓俸勤人宣敵之族孫也精于曆言宋司天曆氣朔盈  
虛當改章法人未之信後授時頒果如所言四十年中  
日布算持籌疑多財者以貧死

葛慶龍南康人寓勤居僧舍中精唐律酒酣飛筆數百  
言極精警然多棄不錄有什一集

詞家二人

西麓先生陳允平曾為制置司參議官宋亡有奸民告  
許謂慶元諸遺老通于海上而西麓為之魁懼而得脫  
其詩為宋末一作于尤工于詞  
吳文英以詞得名早歲遊公卿間國亡因躡以死甬上  
填詞推二家為祖

月泉吟社二人

白湛淵名珽木姓舒係奉化文靖公之後少孤隨母養于  
杭之白氏與戴剡源友善剡源嘗勸其復姓入元官毗



陵教授其初在月泉吟社中變姓名曰唐楚友  
陳養直奉化人號青山白雲人見剡源集吟社謂其居  
杭蓋僑寓也

文苑當補一人

汪灝奉化人所著有蠟臺集其咏雪實寺諸勝詩今存  
寺誌中又有為元哈討不花祀田碑文甚工王洪卿曰  
蠟臺之父懋卿叔森卿皆宋遺民

白苧里社一人

殘元之際天台徐一夔僑居嘉興春波門外白苧里其  
時四方名士避兵者多集禾中唱酬極盛若桐廬姚桐  
壽崑山顧德輝東甌陳秀民閩中卓成大江陰孫作東

平牛諒河南高遜志江都邱民錢唐陳世昌會稽唐肅  
江漢而吾鄉周棐以宣公常院山長留梨林同列吟社  
詳見朱竹垞未錄

明初寓公一人

張憲號玉筍生元末為淮張僚佐入明變姓名為僧寺  
奴手一冊常以自隨即玉筍集也死後人見其集始知  
之

奉答九沙編修寧波府志糾謬雜目

舊志之謬糾之幾不勝糾其為拙文所駁正者亦得  
十之五辱賜下問姑舉平日所知具謬而未及辨者  
錄呈如于條



小江湖異同

深寧之言詳矣然亦尚有未盡唐九域志以小江湖在  
鄆縣南二里溉田八百頃開元中令王元偉置是今它  
山之湖也此語本有誤古句章城在溪上古鄆城不能  
接溪上也而謂其二里而近是以古句章之地混于鄆  
且它堰太和中始立非開元也舒中丞引水記據圖經  
小江湖在鄆縣南二里正觀中王君照所修今城外無  
湖且云君照所修則城中之湖在縣署南者袁清容謂  
今千文鏡河之惠充塔院舊名小江塔則小江湖自它  
堰直至鏡川皆其地乃元偉所置而城中之湖特以東  
有小江里因亦誤稱為小江湖其說近之或曰在城外  
者小江湖在城中者小湖亦非更有謂君照所修即它  
堰者益非

南湖西湖小湖異同

城中雙湖其始但稱南湖錢公輔衆樂亭序可考也其  
後有西湖之名而割長春門右一帶為南湖因以西湖  
為月湖南湖為日湖南湖之中又自採蓮橋至捧花橋  
一帶五十八丈為小湖嘉定間圖可考也小湖即細湖  
舒中丞誤以西南湖皆名細湖非也蓋由西湖而南湖  
至細湖為最深處

章谿

聞葉泉以莊溪即章谿蓋音之相近而訛其說近是然



謂舊志初無章谿之目則非至正四明志云節之章溪出皮紙是也但城中之章谿則烏有耳

袁繡感聖觀音三橋互混

袁繡橋一名緩帶橋崇教寺南者是也今名水僂廟橋感聖橋一名虹橋以在感聖寺南也觀音橋在今周觀察第以在觀音寺南也其河已塞橋亦無存然掘地尚有河岸遺址嘉定間圖豐尚書宅至觀音橋五十六丈八尺感聖橋至碧址西岸二十四丈九尺其界甚明藥泉以袁繡橋為感聖橋而以觀音橋為虹橋歷考諸志皆無此語自成化四明志已下載觀音橋河道之塞久矣

土埭廟神官爵

唐天祐中錢鏐兼領鎮海鎮東節度不應有鄭準得領鎮東之節其時黃晟以鎮東行軍司馬守明州刻準亦非刺史也其築土埭有功奉化水利恐是奉化縣令否則鎮將耳况其官為殿中侍御史唐末節度資望雖淺亦必加常侍等官殿中非其職也

靈濟廟神

謂凍元帥係宜中從子出于附會若宜中有經狗難豈有不載于宋史者且二王入閩乃由温州登舟不由象山伯顏亦未嘗追二王也近人無稽之語大率類此

陳藏器日華子本末

陳藏器唐開元中人也著本草拾遺是為四明醫學之



之祖吾鄉唐人傳者甚少藏器官京兆三原尉然非是書則幾莫之傳也日華子宋開寶中人也著諸家本草不知其姓氏嘉祐本草所載二人甚明其云陳藏器即日華子者出于明之豐吏部以世有陳日華談諧也不知其別為一人近或以日華子名大明則更杜撰矣

### 高氏醫學

吾鄉之高有二其一為憲敏公之裔衣冠極盛似孫衡孫衍孫皆名人其諸子一清以醫學著見袁清序其一為萬竹先生之裔則明之志齋一派也近者與宋時高氏牽合蓋未之考耳

### 白附子

陶隱居曰白附子出丙、久絕無復真者今人偽作之唐本草云本出高麗今出涼州以西本經云出蜀郡南中記云出東海及新羅獨唐六典謂吾鄉貢白附子今絕無有豈暫出而後不復產耶前此諸志乘俱未之載然亦係掌故之一

### 答葛奕亭曰湖故事問目

竹湖或以竹洲當之謬矣然當在何處

今蔣家帶巷之腰帶湖即竹湖也舊其地有竹湖坊在南湖深處與細湖接今淤為小池矣

薛氏義門久矣嘉靖府志何以始于提舉明道

豈明道之前不居湖上耶



薛氏有宅在張村有園在新庄然其湖上之居衡州以來已有之特明道重修義門耳樓宣敏瑞堂二字本在張村其後故居失火而瑞堂二字無恙移入城中

蔣金紫巷尊者湖語已定為浚明湖上連桂坊即其二子考二蔣皆籍奉化何也

甬上蔣氏自奉化來居鄞慈湖先生作蔣存誠墓志云蔣氏世居小湖之西南表清容亦曰吾鄉士族之最先者莫如樓表揚蔣蓋其遷鄞在唐末特古人最重本貫故其仕籍猶係奉化耳浚明以子貴累贈至金紫光祿大夫沒後仍返葬于奉化縣北之三嶺山其墓尚存而二子在朝議大夫璿宣奉大夫琬附焉奉化縣志中因此

亦有浚明傳而連桂坊自在湖上清容作蔣曉墓志有曰忠肅陳公謫明絕朋俾子允師連桂以登蓋浚明為豐清敏所薦士朝議兄弟則皆尊克弟子連桂二字即忠肅所書以贈者其詳別見予所作蔣金紫園廟碑

湖曲表學士橋其名最古未知其為正敏耶正肅耶抑文清耶

正敏居在長春門外上里正肅移居城中鑿橋其居曰湖者文清也文清家自越公以來即居此特是橋以文清名耳至所謂南園者別在城外

東發先生避地寶幢見于謝晞髮集而尊教以為嘗寓湖上果何所據



延祐志云東菴歸寶幢山中誓不入城府所居日湖圖書器籍被掠取亦不問考東菴又嘗避地桓溪自號仗錫山居士見剡源集又嘗居定海之澤山見汪翔龍詩而湖上則宋末亡時所居

鄞江廟神東沙以為即鄞江王公是否

四休居士周鏐亦號鄞江先生見定海瑞岩山石刻則無以定其為王公也是地以鄞江名門又以鄞江名橋或即其本土之神故舊謂因地得名者亦未可遽非

答蔣生學鏞問湖上三廟緣起

寶奎廟或以為祀梓潼之神或又以為里名以奎章奎墨例之則宸翰也究何所自

寶奎廟在平橋之南嘉靖志云寶慶圖志但載寶奎二字于平橋之南不言有廟及考其記布船云樓昇創高麗使行館今寶奎精舍即其地則寶奎先以宸翰得名後即祀其神以為廟由志所言似高麗使館嘗有宸翰足下之問殆即據嘉靖忠之說耶以愚考之殊不然寶奎精舍蓋史氏藏御書之閣史氏自忠定築別業于湖南之竹洲光宗在東宮嘗書四明洞天四字賜之而前此高宗孝宗所賜御墨尤多忠定之真隱觀雖在竹洲其實跨湖而東迤邐至均奢橋之西直接平橋所謂世祿坊者乃其賜第忠定卒是宅歸乎長孫子仁即朴齋侍郎子也不滿其叔彌遠所為退居築園于湖北之碧沚



寧宗亦御書碧沚二字賜之則所謂宸翰者于高麗使館無豫先是忠定于閣之旁又立城隍神祠惠濟神祠即鮑其迎奉祝文曰昔為驛亭以舍使星既遭兵火酒壇是名是寶奎建閣時使館之蕪久矣既有是閣遂以寶奎為里名故圖經但載二字而不及廟蓋是時不通史氏第中之物本無廟也史朝甫募修真隱觀疏云地接寶奎湖通碧沚是寶奎為里名之証諸史之別宅月湖者袁繡坊最在湖之西北世祿坊在湖之東北竹洲在南報慈寺在西花菓園在東碧沚在北石憲居又在碧沚西北十洲王島半屬平泉其盛如此今皆廢矣袁繡坊之橋明時撤以為保豐礮石世祿坊歸于方國珍為花廳後歸張布政竹洲之觀改祀晏公後為陸康僖祠尋歸吾家報慈寺為廣盈倉碧沚菴歸范侍郎獨是閣及花菓園里人訛以為神祠故至今尚存夫宸翰何神之有而梓潼之祀自袁學士清容始其盛也自袁尚寶靜思始今且浸淫遍于天下或以為北斗之六星或以為張仲或又以為即蜀中之張仙而是廟則因賢奎二字而附會之幸文敵不至無微聊為詳其始不如此

花菓園既係史氏之業而嘉靖志以其神為杜愷近人復記其墓在太白山方建炎南渡寓居史氏之園按忠定入相在孝宗時其築是園當在退歸之後安得于建炎初及交社愷且早有



是園而居之但東沙不應竟無稽或杜愷果有其人否

花菓園廟在湖心寺之西岸其廟神即史氏園中之土公也明中葉以後忽傳為建炎將軍杜愷此本委巷之語而張司馬修嘉靖志遂載之司馬里第于是廟最近漫不考索可為一笑且其志中無稽之言甚多不止此也近有費緯祉者一村學究作廟記更敷衍其說謂將軍以扈從至鄞舍于史忠定之園將軍本籍祥符忠定曾令祥符故相善將軍卒于是園因立廟祀之并有墓在太白山之說考忠定乃紹興十五年劉章榜進士而謂建炎已令祥符其誰欺乎足下以時代駁之良是或

謂忠定之叔曰史才官參政乃重和元年趙楷榜進士祥符之任當屬參政則時代適當後人訛以為忠定耳今按建炎扈從諸公如鄭世忠張麟潘迪李顛忠皆有後人居鄞大率南渡初留此園不敢謂杜將軍必無其人顧又考史氏自忠定以前本居湖上迨越公遷大田山中而葵下水子孫皆居焉其復歸湖上直自忠定始是園之建確在忠定退居之後其于參政無預也然則將軍寓園之事絕不足信况自寶慶開慶延祐至正成化諸舊志無載之者其謂將軍官鎮乘將軍世襲金吾不知四鎮係六朝官制宋時並無此官尤下攻立破者矣湖上之靈順廟鏞家世居其側蓋二百年矣立



廟不知所自始廟神本五座聞父老言康熙間  
勅毀五通祠恐以此見疑遂增塑一座竊考先儒  
以五通為五行之神而五顯尤非五通也未知  
是否

是也五顯之神不著姓氏宋時有勅封為王者曰顯聰  
曰顯明曰顯正曰顯直曰顯德此所以呼為五顯廟也  
明初亦祀之載于會典其建于湖上則自宋徐侍郎守  
徽州迎其香火歸始立廟尊家先世舊宅即徐侍郎故  
第是以廟旁徐侍郎橋之名至今存焉其以五通為五行  
之神者本于李旰江其集中有記曰江南地熱濕多屬疫  
病革醫禱不可解則皆謂五通者能有力于其間牲毛

酒醴狼藉其室景祐元年里中大疫吾家染焉使人請  
命于五通決以杯筴時老母病不識人妻子暨予相繼  
困甚惟五通諭以無害疾之解去皆約日期雖寶龜泰筮  
不是過也五通不名于舊史不載于典祀學士大夫未  
之嘗言而有功于予其可以廢乎蓋疾疫本五行之診  
氣五通者五行之神故能司其柄以轉移生死若此按  
旰江以經術為文故其記不無委曲然直曰五通而不稱  
五顯則無論五通之果司五行與否而其與五顯名不  
相涉明矣足下欲為里社辯反引旰江之說未讀開禧勅  
書及明會典故也又考成化志元時封五聖為惠佑侯  
五聖或即五通而五顯則宋時已加王號豈有降封而



為侯之理是凡五顯非五聖之一証近世五通之祀遍大江南北妖誣日甚康熙時湯文正公奏毀之顧前乎此吾鄉桂訓導守璉當弘治中官巢縣明倫堂偏近五聖廟至覲朝夕不絕亟毀撤其祠宇有司惑于巫覡之說訓導遂去官此非端毅如湯文正不能繼狄梁公之跡也若以五顯畧祠者則宋時舊廟里人不知其本末而增塑之耳

鮑埶亭集外編第四十卷

讀易序錄

通志堂所刻經解易為最多其外孤行之書不在部內者尚有唐李鼎祚郭京邢璣宋安定胡先生歐陽文忠公東坡先生沙隨先生慈湖誠齋二楊先生林栗曾種王華叟李迥戴師愈橫浦張先生鶴山魏先生深寧王先生來菴黃先生魯齋孫先生陳友文方質元黃鎮成李公凱李恕熊良輔鄧錡保八皆流傳著名于世更有遺書僅存收藏家間有之而平生未經見之本幾半者若河南史文徽證易口訣義六卷司馬溫公易傳三卷陳忠肅公了齋易說一卷李莊簡公讀易老人解說十



卷丹陽都堂與黎易變體義十六卷長陽先生郭雍傳  
家易十一卷卦詞要旨六卷華亭田興齋疇學易蹊徑  
二十卷山齋先生易核周易提義二十卷金華鄭亨仲  
剛中讀易窺餘十五卷都昌馮厚齋椅易輯注輯傳外  
傳共五十卷節齋先生蔡淵周易經傳訓解三卷卦爻  
訓旨 卷吳郡陳寧極深清全齋讀易編三卷長樂趙  
虛舟以夫易通十卷建安張中溪清子大易附錄集註  
十一卷眉山李謙齋杞易詳解二十卷大名齊伯恒履  
謙易本說六卷寧德陳石堂普易解 卷莆田陳宏易  
童子問一卷天水趙靜之善與易說二卷鄒東山易  
解一卷朱祖義易句解十卷黃岩陳澤雲應潤爻變易

緼四卷凡此諸書或偶得一寓目或見于他書所引或  
從史志書目中知之至若蘭溪徐子才相周易直說泰  
和曾傳道貫易學變通吉水解求我蒙易經精蘊大義  
陳訥河圖易象義胡震易衍義楊瀛易尚四通趙與洵易  
道說張應珍趙珪易解蘇起翁讀易記姑汾趙叟証類  
指歸貢清之易撮要吳說之易疑問陳至易辨疑無名  
氏易象龜鑑易纂則雖誌其名而史志書目亦并希見  
其實此等殘編斷帙或尚在天池間因就所知而彙錄之  
倘他日幸遇其書否則宋元以後博覽之士有采取其  
說之一二見于著述中者亟為綴緝遺秉焉穗無非經苑之  
腴先儒有知其尚克相予也



讀易別錄上

嗚呼諸經之中未有如易之為後世所亂者舊史所以志藝文蓋自傳義章句而外或歸之著龜家或五行家或天文家或兵家或道家或神仙家以見名雖繫于易而實則非也彼其為傳義章句者諸家之徒居十九焉今取其自出之宗暨其流演之派釐然別而列之而彼傳義章句之無當于經蓋不攻而自見矣是舊史衛經之深心也予嘗綜其概而言之大半屬圖緯之末流蓋自乾坤鑿度諸書既出其意欲貫通三才以自托于知來藏往廣大悉備之學遂名以推測前知之鑿而卜筮者竊而用之始有八宮六神納甲納音卦氣卦候飛伏



諸例其外則為太乙九宮家避甲三元家六壬家所謂  
三式之書也三式之書早已見于春秋之世伶州鳩已  
言之矣或謂圖緯始于西漢之末亦考之未審也三式  
皆主乾象于其中又行為星野風角二家又推之節氣  
之變為律曆家律曆之分為日者家漢有鐘律叢辰之  
術合星野風角日者以言兵事則為兵家又以仰觀者  
俯察為形注家其在人也為祿命家為醫家為相家若  
占夢家見于周官屬之大卜者又無論也更有異者以  
陰陽消息之度為其行持進退之節為丹竈家然自唐  
以前後易以入于占驗之門者居多自唐以後則易半  
為道藏所有是亦一大變局也原諸家之托于易不過

借易以自神其說而非謂吾之說足以明易其引之入  
傳義者則儒者說經之罪耳近秀水朱氏作經義考不  
審舊史之例概取而列之于易則未免于亂經愚故列圖  
緯于首而以諸書附之畧疏證其門戶之異同若舊史  
所載間亦有分晰未盡者并為改而正之庶幾正閏之  
不清云

易乾鑿度二卷

易坤鑿度二卷

易稽覽圖二卷

易通卦驗二卷

易辨終備一卷



易是類謀一卷

易乾元序制一記一卷

易坤靈圖一卷

易流行通卦驗一卷

易萌多樞

易天人應

易中孚經

易內傳

易傳太初篇

易識

易緯

易說

河圖洛書二十四卷目錄一卷

河圖二十卷

河圖九篇

洛書六篇

河圖赤伏符三篇

河圖龍文一卷

河圖括地象

河圖挺輔佐

河圖令占篇

河圖帝覽嬉



河圖秘徵篇

河圖代姓紀

洛書甄曜度

河圖玉版

河圖魚龍

老子河洛讖

以上圖緯

其書皆亡特其名之有可考者而首列之

三墳易典三卷

宋志著龜家題是書經義考失載

曰箕子注蓋偽書

神農重卦經二卷

隋志五行家

文王播音一卷

隋志五行家

周易三十八卷

漢志五行家

周易明堂二十八卷

漢志著龜家據漢書禮記有陰陽明堂之學此書亦其類也

周易三條三卷又一卷

漢志五行家師經所造此妄語也

通志曰三條者上條天

文中條地理下條卜筮

大次雜易三十卷

漢志著龜家按春秋傳有卜筮不見引易文據所見雜占而言之者見

杜預劉炫之說

殆所謂雜易歟

古五子十八篇

漢志誤入經部劉向曰分六十四卦

即說易陰陽按此

類甲納辰之類

古雜占八十篇

漢志誤入經部

雜灾異三十五篇

漢志誤入經部

神翰五篇圖

漢志誤入經部

易家候陰陽灾變書

見漢書儒林傳孟喜所得即魏相采以奏事者經義考失載



孟氏漢丞相東海人 京房十一篇災異漢志誤入經部孟氏別有章句應列

于經此乃章連而誤載者

又六十篇漢志誤入經部

京房周易錯卦七卷隋志五行家按經部又有周易錯七卷疑即是書之重出者

又周易飛候九卷又六卷隋志五行家此京房以風角附會于易之書

又周易飛候六日七分八卷隋志五行家

又周易四時候四卷隋志五行家

又周易治池四卷隋志五行家

又周易變化四卷隋志五行家

於陵欽易吉凶二十三卷

任良易旗七十一卷

王基大衍五基并上二種俱見從漢書

周易新圖一卷漢志誤入經部按新圖序入五行家則新圖不當為章句之書

易新圖序隋志五行家

易通統圖二卷又一卷隋志五行家

易通卦驗玄圖一卷隋志五行家

薛景初周易著玄圖八卷隋志誤入經部

顏氏周易大演通統一卷隋志誤入經部

周易雜圖序一卷唐志五行家

周易六帖四卷宋志五行家

周易問二十四卷隋志誤入經部唐志五行家

周易三條雜機要一卷宋志五行家



周易十二論一卷 見通考

周易稽頤圖一卷 見通考

任奉古 梁安 圖易彙題一卷 見通志

周易經類一卷 宋志五行家

周易備要一卷 宋志五行家

易法一卷 宋志五行家

唐蘇鶚周易開玄闕一卷 按蘇鶚武功人 見通考

唐王遠 知道州 易總十五卷 見龍城錄

周易口訣開題一家 宋志五行家

易玄圖一卷 宋志五行家

証六十四卦納音五行一卷 宋志五行家 是書經義考失載

周易飛伏例一卷 宋志著龜家 是書經義考失載

以上皆通論陰陽災異及占驗體例故列之于前

周易子夏占林三卷 崇文總目下筮家宋志五行家 蓋偽書也

孫臏卜法一卷 偽書 宋志五行家 是書經義考失載

京房周易妖占十二卷 隋志五行家

又周易占事十二卷 隋志又行家 按隋志又有周易占十二卷疑即是書之重出

又周易守林三卷 隋志五行家

又周易逆刺占災異十二卷 隋志五行家

又易傳三卷 通考卜筮家

又易傳算法一卷 通考卜筮家今附易傳中通稱易傳四卷

費直易林五卷 隋志五行家



易立成四卷又一卷 隋志五行家

易占三卷 隋志五行家

易林要訣一卷 隋志五行家

易要訣二卷 隋志五行家

周易初學筮要法一卷 隋志五行家

鄭氏易腦經二卷 隋志五行家

周易髓腦二卷 隋志五行家

雜筮占法四卷 隋志五行家  
是書經義考失載

晉易髓一卷 宋志五行家

李鼎祚易髓三卷目一卷 宋志五行家

梁運周易雜筮占決文二卷 唐志五行家

周易內卦神筮法三卷 唐志五行家

周易雜筮占四卷 唐志五行家

周易質疑卜三十卷 通志

周易髓要雜決一卷 宋志五行家

杜靈賁卜法一卷 宋志五行家  
是書經義考失載

周易天門子訣二卷 宋志五行家  
是書經義考失載

又卜法三卷 宋志五行家

又易髓一卷 宋志五行家

周易三空訣 宋志五行家

周易三十六占六卷 宋志五行家

軌革易贊五卷 通志



周易軌限筭一卷 通志

軌革金庭玉鑑七卷 宋志著龜家

軌革指迷照膽訣一卷 宋志五行家

軌革秘寶一卷 宋志著龜家

步女斷卦訣一卷 宋志五行家  
是書經義考失載

周易神鏡鬼谷林一卷 宋志五行家

周易鬼鎖林一卷 宋志五行家

周易輓轡圖一卷 宋志五行家

周易輓轡閔雜占一卷 宋志五行家

周易輓轡頌一卷 宋志五行家

黃子步易頌一卷 宋志五行家

張胥周易續統詞一卷 宋志五行家

徐復周易天人會元記一卷 宋志五行家

周易飛燕轉闕林一卷 宋志五行家

周易鬼靈經一卷 宋志五行家

周易察微經一卷 宋志五行家

周易鬼含筭一卷 宋志五行家

易鑑三卷 宋志五行家

周易竅書一卷 宋志五行家

周易火竅一卷 宋志五行家

阮兆周易玉鑑頌一卷 通志

焦氏周易玉鑑頌一卷 宋志五行家  
是書經義考失載



周易飛燕繞梁歌一卷 宋志五行家

周易金鑑歌一卷 宋志五行家

周易靈秘諸闕歌一卷 宋志五行家

周易薪堂訣一卷 宋志五行家

呂才周易軌限通神寶照十五卷 宋志著龜家 是書經義考失載

李淳風周易薪堂軌一卷 通志

易通子周易薪堂璇璣軌革口訣一卷 宋志五行家 經義考失載

王守一周易探玄一卷 宋志五行家

又易訣雜頌一卷 宋志五行家

蒲乾貫易軌一卷 見晁氏讀書志

又周易軌革指迷訣五卷 宋志著龜家

周易流行遁甲圖一卷 見蘇頌集經義考失載

九宮八卦式蟠龍圖一卷 隋志五行家 是書經義考失載

郭璞周易玄義經一卷 宋志五行家

六壬六十四卦名一卷 宋志五行家

易傳一卷 宋志著龜家

范氏蓮萼卜法 見吳萊集

周易玄鑑才一卷 宋志五行家

成玄英周易窮竅圖一卷 宋志五行家

又易流演圖五卷 宋志五行家

周易連珠論一卷 宋志五行家

易籍精義一卷 宋志五行家



中條山道士王鄩易鑑三卷 宋志著龜家

無惑先生易鏡正經一卷 宋志著龜家 見書經義考失載

六十四卦歌一卷 按宋志載于稟道蔭九宮之下故知其為三式之書焉

以上漢唐諸人以三式占驗之書

焦贛易林十二卷 隋志五行家

又易林變占十二卷 隋志五行家

嚴遵周易骨髓訣一卷 通志

又卦法一卷 宋志著龜家 是書經義考失載

伏萬壽周易集林十二卷 隋志五行家或曰京房所作

崔篆 涿郡人 易林十六卷 唐志五行家

許峻易新林十一卷 從漢汝南方士 隋志五行家

周易筮占休一卷 隋志五行家

又易內神筮三卷 隋志五行家

又易刺占災異十六卷 唐志五行家 是書經義考失載

許峻易訣一卷 隋志五行家按宋志有許季山易決一卷季山即峻字經義考兩載之

又易條災二卷 隋志五行家

又易雜占七卷 隋志五行家

管輅周易林四卷 唐志五行家

又周易通靈決二卷 隋志五行家

又周易通靈要決一卷 隋志五行家

又文王玉版詞一卷 宋志五行家

虞翻易集林一卷 隋志五行家



張滿周易林七卷唐志五行家

陸績吳郡人易釋步見吳志

尚廣周易雜占九卷隋志五行家

張浩宋征北諮議參軍周易占一卷隋志五行家

周易雜占十三卷又十一卷隋志五行家

徐留晉徵士高密人周易筮占二十四卷隋志五行家

郭璞周易洞林三卷隋志五行家

又周易新林九卷又四卷隋志五行家

又周易林五卷隋志五行家

又易立成林二卷隋志五行家

葛洪周易雜占十卷隋志五行家

周易斷卦例頭一卷通志

周易要訣占法一卷通志

周易卜經一卷

六十四卦大珠林一卷宋志著龜家

周易逆刺一卷宋志五行家

易頌卦一卷宋志五行家

六十四卦頌諭一卷

爻象頌一卷

周易讚頌一卷

易訣雜頌一卷

周易括世應頌一卷宋志五行家



周易六神頌一卷 宋志五行家

易大象林一卷 宋志五行家

易杜秘林一卷 宋志五行家

文象雜占一卷 宋志著龜家

周易問卜十卷 通志

晁說之京氏易式 玉海

周易竹木經 通志

螺卜法一卷 宋志五行家

周易爻詠八卷 宋志五行家

易大象歌一卷 宋志五行家

周易卜卦一卷 宋志五行家

梁簡文帝易林十七卷 南史

梁元帝連山三十卷 隋志五行家

又洞林三卷 隋志五行家

伏曼容 梁臨海太守平昌人 周易集林十二卷 唐志五行家

陶弘景易髓三卷 宋志五行家

又易林一卷 崇文書目卜筮家是書經義考失載

朱异稽疑二卷 宋志五行家按七錄并有易注首卷是書經義考失載

武靖周易雜占八卷 隋志五行家

魯弘度易林三卷 隋志五行家

庾說 梁處士 易林二十卷 南史

吳遵世易占雜林百餘卷 北史



顏氏周易立成占三卷 隋志五行家

臨孝恭 隋上儀同 孔子馬頭易卜書 見隋志藝術傳

杜氏易新林占三卷 隋志五行家

周易林三十三卷錄一卷 隋志五行家 按此即宋志所謂諸家易林也

周易林十八卷 隋志五行家 經義考失載 又十卷

周易新林一卷 又二卷 隋志五行家

周易卦林一卷 隋志五行家

易讚林二卷 隋志五行家

八卦雜決一卷 宋志五行家

周易十門要訣一卷 通志

周易三十八章一卷 通志

易玄理歌一卷 宋志五行家

以上漢唐諸人卜筮林占之書仿古繇辭為之別

保一種書體故列于三式占驗之後

京房易律曆一卷 虞翻注 隋志五行家

費直焦贛各限曆一卷 宋志五行家 是書經義考失載

易畧限筭一卷 宋志五行家 經義考失載

周易曆一卷 隋志五行家

易曆七卷 隋志五行家

虞翻周易日月變例五卷 隋志 誤入經部

易曆決疑一卷 隋志五行家

周易神煞旁通歷一卷 宋志五行家



僧一行大衍曆一卷 唐志  
晁說之易玄星紀譜

以上律曆家

周易分野星圖一卷

隋志五行家唐志天文家

大衍明疑論十五卷

宋志天文家  
是書經義考失載

以上天文家

乾坤氣法一卷

隋志五行家又入兵家

周易三畧經三卷

以上兵家

天仙八卦真妙訣一卷

宋志五行家  
經義考失載

大卦煞人男女法一卷

黃囊大卦訣一卷

宋志五行家  
經義考失載

地理八卦圖一卷

宋志五行家

周易八龍論山水一卷

宋志五行家

易括地林一卷

宋志五行家

以上堪輿家

郭璞易斗圖一卷 隋志五行家

又易八卦命祿斗內圖一卷

隋志五行家

易八卦斗內圖二卷又二卷

隋志五行家

周易八卦斗中祿命圖一卷

隋志五行家

周易八卦斗中推遊年圖一卷

隋志五行家

周易八卦五行圖一卷

隋志五行家



周易灰神壽命歷一卷 通志

以上祿命家

周易服藥法一卷 唐志五行家

脉六十四卦歌訣一卷 宋志五行家  
經義考六載

以上醫家

袁天綱易經玄要一卷 宋志五行家

通玄海底眼一卷 宋志著龜家其書則相衛非占卜也

易旁通手鑑八卷 宋志五行家

以上相家

周易斷卦夢江南一卷 通志

以上占夢家

周易隨曲射匿五十卷 漢志著龜家

鼠序卜黃二小人卷 漢志著龜家

易射覆二卷 隋志五行家

顏氏周易孔子通覆訣一卷 隋志五行家

東方朔射覆經一卷 宋志五行家  
是書經義考失載

雜占射覆一卷 宋志五行家

以上射覆家

山琮老子幽易一卷 隋志道家

周易玄品論二卷 隋志誤入經部

孔穎達易玄談六卷 紹興書目

周易罔象玄珠五卷



程大昌易老通言一卷

范諤昌大易流傳圖宋志誤入經部其言言老子自

妄說按諤昌陳搏四傳弟子故其言如此

以上道家

張杲周易罔象成名圖一卷唐志釋家

楊吳釋希覺周易會釋記二十卷通志

以上釋家

大易二十四篇一卷宋志神仙家

淮南王九師道訓二篇漢志誤入經部

老子神符易一卷唐志五行家

管輅遇仙訣五音歌一卷宋志著龜家

此四行俱當依一格與他書一例

魏伯陽周易參同契二卷又周易五相類二卷唐志五行

參同大易誌三卷

參同合金丹行狀十六變通真訣一卷

鄭遠之參同契心鑑一卷又參同契明鑑訣一卷

張處泰參同大易圖一卷

希還參同契一卷

周易門戶參同契一卷又大易誌圖參同契一卷

彭曉周易參同契分章通真儀一卷

石頭和尚契同契一卷

邢朝宗周易八仙疏一卷通志

周易靈真述一卷又周易靈真訣一卷宋志五行家



周易八仙歌一卷

陳搏易龍圖一卷 宋志誤入經部

又無極圖一篇

又有極圖一篇 見鄭滌孫進中天圖表

李溉卦氣圖

靈隱子周易河圖述一卷 崇文總目

麻衣道者正易心法 生志

載師愈易圖 見朱子集

以上神仙家

### 讀易別錄下

昔者聖人作易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于是以  
 著龜前民用然古之重龜也甚于著周禮掌龜之官凡  
 五有太卜有卜師有龜人有筮氏有占人掌著者祇一  
 筮人以辨九筮之名凡國之大事必先筮而後卜禮記則  
 曰小事筮大事卜其以龜卜為重也如此孔子繫易以  
 幽贊神明闡著之德而即大衍之策以著其負神之用  
 然左氏作春秋傳猶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及漢以後  
 仍然重龜漢書文帝本紀羣臣迎王于代王命卜之兆  
 得大橫後漢書梁后紀太史卜得壽房又筮得坤之比  
 或專用卜或兼用卜筮考漢官儀太史令之屬三人龜



卜二人易筮一人則卜之官多于筮唐六典太卜令卜筮之法一曰龜二曰兆三曰易四曰式則亦以龜先筮自一行以大行為歷昌明其數伊洛諸公繼出而法遂大備著之獨重于今也蓋自一行始也筮學既盛龜學遂不傳以琬經義考祇錄著書而去龜書予謂周禮太卜與筮人同掌三易之書記有曰易抱龜南面康成注曰易官名即太卜然則太卜直以易命官是龜卜非竟無豫于易者奈何其去之也但史志所載龜書多于筮書十五皆漢唐人之作而多溺于壬遁之說故未敢登于經部姑別為錄之以附于三式占驗之後焉

夏龜二十六卷 漢志

龜書五十三卷 漢志

南龜書二十卷 漢志 按此即周禮六龜之一掌于龜人者也

晉大夫史蘇龜經十卷 隋志 按此恐係偽書故不載于漢志崇文總目止三卷

史蘇沉思經一卷 唐志

史蘇龜眼玉齡篇一卷 宋志

巨龜三十六卷 漢志

雜龜十六卷 漢志

太史卜書說文

褚先生龜策傳一卷

葛洪龜決二卷 隋志

管郭近要龜決音色二卷 隋志



龜卜要決四卷 隋志

龜圖五行九親四卷 隋志

周子曜龜親經三十卷 隋志

龜卜五兆動搖決一卷 隋志

柳彥詢龜經三卷 唐志

柳世隆龜經秘要二卷 唐志

劉寶真龜經一卷 唐志

王宏龜經一卷 唐志

臨孝恭九宮龜經一百一卷 唐志

莊道名龜經一卷 唐志

孫思邈龜經一卷 唐志

孫思邈五兆筭經一卷 唐志

周易枯骨經一卷 通志

五兆金車口訣一卷 通志

聶承龜龜經雜例要訣一卷 宋志

玄女玉函龜經一卷 宋志

劉玄龜龜經論一卷 宋志

毛寶定龜竅一卷

黃法五兆曉誠龜經一卷 宋志

靈龜經一卷 宋志

龜圖一卷 宋志

神龜卜經一卷 宋志



龜甲曆一卷 宋志

龜兆口訣一卷 宋志

龜經要畧一卷 宋志

龜髓訣一卷 宋志

春秋龜策經一卷 宋志

質龜圖一卷 宋志

斷骨林一卷 宋志

九宮著龜序一卷 宋志

五兆秘訣一卷 宋志

五行日見五兆法三卷 宋志

玉兆六門術三卷 宋志

龜繚繞訣一卷 宋志

靈骨經一卷 宋志

以下著書

著書二十八卷 漢志

啟筮 初學記 按此或謂即連山筮書

殷筮 初學記 此係歸藏筮書

大筮衍易二十八卷 漢志

易卦八具 漢志

梁元帝筮經十一卷 梁書

畢中和撰著法 柳宗元集

青城山人撰著法一卷 宋志



不為子撰著法一卷 宋志

祿英居士撰著圖一卷 宋志

任奉古明用著求卦法一卷 宋志

程子撰著法 見著卦解疑

邵子撰著法

郭雍撰著法

莊綽撰著法 見薛士龍集

無名氏小衍撰著法

史通易著

趙汝祺撰著宗三卷

吳霞舉撰著易七卷

孫義伯復古筮法

程龍筮法一卷

鮑雲龍筮草研幾一卷 宋志

雷思齊筮易通變一卷 宋志

玄女筮經五卷 宋志

耿格大衍心照一卷 宋志

林儵天道大備一卷 宋志



孔子弟子姓

史記七十七人

顏回字子淵魯人

閔損字子騫魯人

冉耕字伯牛魯人

冉雍字仲弓魯人

冉求字子有魯人

仲由字子路魯人

宰予字子我魯人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

名表

家語

今本七十一人舊本七十七人

同

同

同

同伯牛之宗族

同伯牛之宗族

同子作弁

同

同

石室圖

新舊本七十三人異三人

古史考

七十九人

同

同

同

同

同家語

同

同

同

林鄭天直天節一卷  
相許志節出德一卷  
雷思齊卷一卷  
蘇濟卷一卷  
前野浩卷一卷



言偃

字子游  
吳人

同

魯人

索隱曰

今墓在

同

吳郡

當

同

溫國

人

同

索隱曰

今溫國

同

原屬

衛

同

顏孫師

字子張  
陳人

同

索隱曰

鄭目錄

同

作陽城

人亦屬

同

陳

人亦屬

同

曾參

字子輿  
武城人

同

索隱曰

南北兩

武城俱

屬魯

同

澹臺滅明

字子

同

密不齊

字子

同

孔安國

曰魯人

同

密正義

引顏氏

同

家訓音

伏

同

原憲

字子思  
魯人

同

公冶長

字子

同

齊人范

字

同

同 吳人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魯人

同 魯人

佩觸集

云處

皆常從

處

宋人按擅弓

作仲憲

魯人索隱曰



芝張華  
墓在陽  
城

南宮括  
字子容

孔注曰  
字容魯  
人孟僖  
子子

公哲  
哀字季

索隱作  
公哲克

曾歲  
字哲曾

顏無繇  
字路

曰顏繇  
字路

商瞿  
字子木

南宮綰

同解  
字季沉集  
作齊人

曾點

顏繇  
字季路  
按繇通

同  
字隱無季

同齊人高氏  
之別族注  
曰高侯十  
代孫

同字子若蔡

司馬犂耕

一本無  
犂字

同魯人

同字子有魯人  
或云字子若  
正義曰字有

同孟僖子子

同齊人

同

同

同

同衛人

同史記

同

同史記

同家語

柴高  
字子黑

鄭注衛  
人左傳  
作季羔  
檀弓作  
子臯

漆彫開  
字子開

鄭注魯  
人

司馬耕  
字子

孔注宋  
人

樊須  
字子遲

鄭注齊  
人

有若





公西赤 字子華 鄭注魯人

巫馬施 字子旗 鄭注魯人

鄭注魯人

梁鱣 集解曰一作鯉 字叔魚

顏幸 字子柳 魯人

冉孺 字子魯 一作魯

曹卹 字子循

伯虔 字子析

公孫龍 字子石

同

巫馬期

同齊人

同魯人 一本作顏幸

冉孺 字子忠 魯人

同

同 字子楷 正義曰字子哲

公孫龍 衛人

同

同史記

同

同

同史記

同

同字子析

同史記

冉季

字子產 魯人

公祖句茲

字子之 正義曰音鈞

秦祖

字子南 秦人

漆雕

字子斂

顏高

字子驕

漆雕徒父

或云字子有

同

公祖茲 或云魯人

同

漆雕侈 魯人

顏刻 魯人

漆雕從 字子文 蔡人

漆雕開之族

同

同史記

同

同史記

同家語

同闕地



公西赤字子華鄭注魯人

巫馬施字子旗鄭注魯人

梁鱣集解曰一作鯉字叔魚

顏幸字子柳魯人

冉孺字子魯一作魯

曹卹字子循

伯虔字子析

公孫龍字子石

同

巫馬期

同齊人

同魯人一本作顏幸

冉儒字子忠魯人

同

同字子楷正義曰字子哲

公孫龍衛人

同

同史記

同

同

同史記

同

同字子析

同史記

尅

見在子秋本釋文云孔子弟子居尅

冉季

鄭注楚人正義引孟子曰趙人魯人

同

秦祖字子南秦人

同

漆雕哆字子子

漆雕侈魯人

顏高字子驕

顏刻魯人

漆雕徒父

漆雕從字子文蔡人

或云字子有

漆雕開之族

同

同史記

同家語

同闕字地



壤駟赤字子

鄭注秦人

穰駟赤字子

同史記

高澤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子楚

公良孺字子正

鄭注陳人

后處字子里

鄭注齊人

石處字里之

齊人

公良儒

同字子選

同字同成紀人

同字子季魯人

同字子季

同

同史記

同史記

同史記

同史記字哲

奚容歲字子哲

正義曰衛人

奚歲字子楷

衛人

顏祖字襄魯人

宰公黑字子索

秦高字子丕

鄭注楚人

顏相字子襄魯人

宰父黑

同字不慈左傳正義引此作丕茲

同史記

同史記

同史記

顏之僕字叔魯人

榮旂字子祺或作旗

左人郚字子魯人

燕伋字子思

鄭國字子徒正義曰

鄭與薛字誤改

邦作國避漢諱

同字子叔

榮旂魯人

左郚字子行

燕級字子魯人

薛邦字子從正義曰

鄭國今及祀

同史記

同家語

同史記

同史記

鄭邦字子徒



秦非字子之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

步叔乘字子車

樂欬字子聲

廉潔字庸

仲叔會字子期

同字子常

同字子常

同字子常

同字子常

同字子常

同字子常

同字子常

同字子常

同字子常

同字子常

同史記

同史記

同史記

同史記

同史記

同史記

同史記

同史記

同史記

同史記

狄黑字哲

孔忠

公西成字子

顏何字冉

却癸字子斂

右六十七

公夏首字乘

同字哲

孔弗字子茂

同字子尚

同字子尚

同字子尚

同字子尚

同字子尚

同字子尚

同字子尚

同字子尚

同字子尚

同史記

同家語

同家語

同家語

同家語

同家語

同家語

同家語

同家語

同家語

同家語

國選字子尚

同史記

同史記

同史記

同史記



縣成字子祺

鄭注魯人風俗通作縣成久

原元籍正義元作元

公堅定

字子鄭中注魯人或晉人

句井疆

鄭注衛人正義句作鈞

公西輿知

懸成字子橫魯人

原桃字子籍按史記集解引此曰名元字籍

公肩

字子仲注曰肩一作有

同衛字子疆注曰

公西輿魯人字上

同史記

原元字籍

同史記

同史記

同家語

右六人史

秦冉字開

申黨

右二人史

記家語同而

名字小異

同同

同家語

陳元字子陳人按論語作子禽

陳元

琴牢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

琴牢

同家語

右二人家

公伯僚

字子馬周融曰魯人按論

語石室圖同

申績字同正義引此又作中繚在公伯汝下又

蘧瑗



語僚作

鄭單

字子家  
徐廣曰  
一作鄭

善正義  
單音善

本作續

懸亶

字子象  
注曰亶  
一作豐

林放

申棖

申黨

容歲

此三人今本

無之索隱引

石室圖有此

右數人三書各異

司馬遷文翁王肅三家各有異同其中如陳亢琴牢  
見于論語自是史記遺漏蘇轍古史考補列傳之  
闕作七十九人是已獨是林放申棖亦論語所載  
何獨就刪蓋未及較石室圖耳公伯寮乃諛愬之人  
似非弟子譙周始疑以為孔子因及門之故所以  
不責其非而云命其言尤屬無謂子由則姑意擬  
之至鄭單懸亶二人無從辨據單亶形異而音相  
近家象音異而形相近若鄭與懸則迥絕矣果孰  
是歟惟鄭國乃薛邦之訛張守節註史記已明言  
之恐祀典不應以鄭國為正他如申黨即申棖既  
轉而為黨又轉而為堂矣容歲或作容歲皆傳寫之



訛石室圖乃兩見之并屈遠伯玉作孔子門人此誤  
之更顯然者故以三書相較似文翁為疎明代張  
璉特遵家語點秦冉不祀彼立不知今家語係王  
肅所定而誤以為孔壁故物遂舉史記石室圖所  
載歷代所記而輕去之此則不學之妄人無足深  
論者也

附錄端谿書院課士策問

掌教敬問諸生夫輿地之學讀史者所最重也諸生粵  
人其於桑梓粉榆之文獻諒所留心請以五嶠言之湖  
南得其一廣東得其一廣西得其三然其第三嶠之都  
龐漢志以為九真故九真郡有都龐縣宜無可疑鄧氏  
南康記本之而水經則以為在桂陽之南平裴氏則以  
為在揭陽若揭陽之說為信則廣東多其一矣而厚齋  
王氏又謂都龐宜在湖南諸生能折衷之否淮水出于  
都龐之嶠粵之大川也其寔即湟水亦即淮水乃淮以  
淮之字形而譌湟以淮之字音而譌而且淮之累變為  
淮為湟為淮湟之累變為湟為橫不可究詰鄒誕顏師



古丁度皆為之溷渚生能悉數其所自出否况湟水又  
別名桂水又名鍾水其隨所在而異稱則又何與秦泉  
謂尉佗嘗改南海為南武而引南武侯織以証之夫織  
乃騶王無諸之族也非尉佗之臣其以南武名國或南  
海境中舊有地名南武者為織所據耳若謂尉佗織安  
肯取以名其國乎其說無据秦泉博雅君子也獨于是  
說則予未之敢信諸生以為然否尉佗既據南海為王  
矣漢人尋又封南武侯織為王文穎曰益遙奪佗之一  
郡以虛封之而織實未得王其地也夫百粵君長在域  
外無可虛封之理况南海王在文帝時嘗入貢于朝矣  
其後謀反淮南厲王滅之遷其軍於上塗遷其民于廬

江未幾廬江之遷者復反厲王復滅之則確然非屬虛  
封矣既非虛封則豈別有一南海郡者乎其與尉佗分  
疆而王史漢皆夫之令雖不能得其詳然的畧之當在  
何地粵人從無能言之者以故二千餘年但知粵之開  
疆者為尉佗而不知尚有騶織何也諸生其曾參稽而  
傳考之與抑又聞都龐嶠水一為滙水而入海矣其一又  
由湘水而入江夫五嶠大川不通南瀆說者以為地絡  
之所限也而竟亦有會七澤以來歸者然則于岷峨未  
嘗非通津也諸生少長其地亦能言其源流否其尚各  
據所知以對無負掌教踞觚之勞也



策問  
掌教敬問諸生蓋聞講堂之立學統最重古禮所謂必  
釋奠於先師否則必有合蓋先師者其一邦之宿德嘗  
有功於道者也有合則以其國無足當此統者而近而  
合之鄰封之祀也粵中先師如唐之趙如宋之梁與陳  
革路籃縷以啟山林尚未登大儒之壇也白沙陳文恭  
公者出超然自得其學雖出于吳康齋而別為一家粵  
中學統殆莫之或先也白沙授之甘泉其門戶益盛受  
業著錄四千餘人當時稱稱為廣亦同時與陽明分講  
席當時稱為浙宗終明之世學統未有盛于二宗者而  
河汾一革之學幾王過而不行然浙宗與廣宗亦極有



異同互相可否以廣人而為浙學者薛中離揚復所其  
魁也浙宗至是始並行于廣中掌教浙人也諸生廣人  
也溝澮本通宗走可合其家數倘待而詳之與白沙之  
學非可輕議而甘泉則後人不能無疑之者謂其到處  
建立書院門庭雜沓寔啟隆萬以後講學之弊若鈴山  
文集一序似不可謂非晚節之玷因謂白沙弟子特以  
位望先甘泉而能得白沙之傳者當推林緝熙或曰當  
推張東所李子長謝天錫諸生能述其人之淵源乎甘  
泉弟子在粵中者龐弼唐其巨子也實能和會浙宗使  
二家異同之旨疏通證明而無所碍今累經兵火之後  
林氏張李謝氏龐氏遺書尚有存否其與龐氏同時講

道于嶺嶠者葉石洞唐曙臺之徒而曙臺亦頗攻浙學  
其與龐氏孰是而孰非與諸生其亦嘗講明之與即薛  
揚二家為浙學亦孰醇與巧若泰泉黃文裕公于白沙  
為後出于甘泉則同時顧并廣宗浙宗而皆不以為然  
是人粵中別一學統也泰泉之窮經博物明儒中葉本  
有出其上者其論學不合于湛王亦各有所見諸生能  
言其畧與然而泰泉之高弟盧冠巖則頻問難于甘泉  
而以不得侍陽明為恨又是何與冠巖之所著曰獻子  
偶存其中大有見到之言今之廣宗志乘泯然不為立  
傳是何文獻之缺失與瓊山大學衍義補其言粹矣然  
而始定山排三原修寔錄則毀白沙何其行之舛也渭



屋以大禮蒙謗而論學之言有可采同時醇濡如莊渠亦頗稱其人其故安在乎至于東莞陳清瀾則俗儒也巧徇政府之意而攻陽明并隱譏白沙以自附于河汾之統蓋有窺見其底裏直斥為小人者然而當時則涇陽序之近日則亭林稱之稼書諸公尤尊之則又何與唯端谿講舍向未有光師祠宇可謂禮典之大失今掌教且言之有司特舉其札將與諸生薦溪毛以行釋奠之文而其源流不可以不曉然也諸生試一一縷陳掌教且束帶而聽焉

附錄壽序一首

祝萬九沙前單七秩序

節逢敵歲正星野之北還序在履端方斗杓之東指慶初元而撒荔家傳太乙之占撫令節而傳相戶作紫姑之卜乃有天生碩果恰逢杖國春年神祐靈光適值家傳初度詢皇覽唐寅之日當攝提姬訾之垣時則河渚梅開湖陰柳綠普天門舊爭遂神燈佛火而來一介書生亦隨明月暗塵以至請諸君之並坐聽賤子之一言恭惟九沙萬老先生前單南滁鐵步名家東浙金符世胃豐沛風雲之裔歷四忠三節以傳家英褒榮戟之門兼六鎮九邊以建節是以王姬下降貳室宏開帝妹來歸



盈門有爛至若數甘陵之圭臬比迹膺滂推沙社之宗  
盟追踪方謝戴山理學薪火藉之長留竹浦文章桴鼓  
因之弗替積十六朝之喬木萃三百里之德星夫明德  
之後有達人然極盛之餘難繼也先生則拔幟于過庭之  
日已歷時流操觚于就傳之年便驚前哲親稽侍中之  
狀貌知為叔夜之兒聽陳司空之議論識是元方之嗣  
雕成譜義洛陽之箋素俱空選就文抄鄧林之棗梨都盡  
于是挾天人之三對信筆彤庭揮時務之萬言含毫紫  
禁翰墨映燭頭之日承朝露以研磨奚囊載雉尾之雲藝  
蘭膏而排纂乃復拾木葉北俱登天駟之羣校士黔南  
大啟夜郎之陋羨珊瑚之結網喜桃李之盈門乃以素

乏宦情遽興歸思故園松菊厲晚節以相需舊里蓴鱸訂  
佳期以未艾北高峯下別築三椽南屏山前道書萬卷  
窮年寸管訂豕虎之清訛十載藜床考蟲魚之瑣碎杜  
元凱集春秋之解夢魂在膏肓墨守之中衛櫟齋成戴  
記之書精力從繭絲牛毛以出野抄國史網羅於墜簡  
枯函秦篆漢文摩挲於殘碑斷碣芒寒色正笑名渠天  
祿之未精日曜霜清嫌策竹絳雲之未備此皆巨公元  
夫所希有久為末學後輩所仰亦更復孔融遙溯通家  
項斯頻邀餘論此間僉父了不異人問世明公竟為刮目  
開稚川之文籍盤三壩以借縹緗啟曹氏之書倉假一  
甌而檢部帙道旁苦李物色偏奇爨下焦桐賞音獨契



盈門有爛至若數甘陵之圭臬比迹膺滂推沙社之宗  
盟追蹤方謝戴山理學薪火藉之長留竹浦文章梓鼓  
因之弗替積十六朝之喬木萃之百里之德星夫明德  
之後有達人然極盛之餘難繼之先生則拔幟于過庭之  
日已歷時流操觚于就傳之年便驚前哲親稽侍中之  
狀貌知為叔夜之兒聽陳司空之議論識是元方之嗣  
雕成講義洛陽之箋素俱空選就文抄鄧林之棗梨都盡  
于是挾天人之三對信筆彤庭揮時務之萬言含毫紫  
禁翰墨映螭頭之日承朝露以研磨奚囊載雉尾之雲藝  
蘭膏而排纂乃復掄木冀北俱登天駟之羣校士黔南  
天啟夜郎之陋羨珊瑚之結網喜桃李之盈門乃以素

乏宦情遽興歸思故園松菊厲晚節以相需舊里蓴鱸訂  
佳期以未艾北高峰下別築三椽南屏山前道書萬卷  
窮年寸管訂豕虎之清訛十載藜床考蟲魚之瑣碎杜  
元凱集春秋之解夢魂在膏盲墨守之中衛櫟齊成戴  
記之書精力從繭絲牛毛以出野抄國史網羅於墜簡  
枯函秦篆漢文摩挲於殘碑斷碣芒寒色正笑名渠天  
祿之未精日曜霜清嫌策竹絳雲之未備此皆巨公元  
夫所希有久為末學後輩所仰亦更復孔融遙溯通家  
項斯頻邀餘論此間僮父了不異人問世明公竟為刮目  
開稚川之文籍盤三壩以借縹緗啟曹氏之書倉假一  
瓶而檢部帙道旁苦李物色偏奇爨下焦桐賞音獨契



是則古人知己之思所由盟之肝膈而志士神交之感  
直以等諸生成者也茲當春日以登龍幸際稀齡以稱  
咒為蒼生而屬望節申嶽降尚期邀北闕之徵書戀未  
契而從遊黃綺壽添願作<sup>長</sup>西溪之逸老三盃藍尾聊當  
泛粥之卮一唱陽春好作者燈之西

鏞錄先生文畢後極得此篇計九沙編修七秩先生猶  
甫成童故字句不無繁冗然徐庾禡駱英妙已  
自不凡况稿中駢體絕少因附載於卷末





是則古人知人之患所由  
身也... 屬學勤中...  
... 吟焉... 吟焉...

自不... 補... 吟焉... 吟焉...





中國書法  
卷之七